

塞外驚鴻

鄭證因著

第四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鄭證因著



A541 212 0025 9173B

塞外驚鴻

第四集

新風書店印行

508862

鄭 證 因 著

塞 外 驚 鴻

第 四 集 目 次

- 一 跳崖脫身……………一
- 二 二次窮追……………一〇
- 三 黑松崗惡犬肆虐……………一八
- 四 奪路遇伏……………二六
- 五 痛創惡役……………三五
- 六 黑旗營阻難當頭……………四四
- 七 崖上偷窺山村怪漢……………五四
- 八 惺惺相惜……………六三

塞外驚鴻

(第四集)

一 跳崖脫身

這個朱老大此時把鐵練子鬆了手，袁秀峯的這一腳踹過來，是真厲害，他是有純功夫的人，這一腳踹上，人就得滾出去，可是這個朱老大猛地向西一閃，砰的一聲，脊背撞在廚房的窗戶上，嘩啦一聲，窗戶全被他撞散，朱秀峯這一腳踹空了，大班頭周震往前一上步伸手照着朱老大的左臂上抓來，手已經抓上，可是這個朱老大是光着膀子，他胳膊上的肉非常堅硬，並且身上也出了汗，他往南一攙身，大班頭周震這一把沒抓住他，他再倒一舉頭撞過來，口中喊着：「拚命」。這種式子還是真猛，這一下子若是叫他撞上，周震非得落個半死，趕緊的向東一攙身，可是朱老大的肩頭，依然撞在大班頭周震的左肋上，周震竟出了聲，「哎喲」，身軀一攙，向旁栽去。

這個朱老大向前一竄，已經從廚房門前，竄出來道子，口中在喊着：「逼死人命了，我朱老大不能活了，我寧可落個跳崖而死，也不跟你們這羣混賬東西到衙門去，誰攔我，我跟誰拚。」他光着膀子兩臂亂搖着，口中狂喊着，騰騰騰一連六七步就到了前

院內，順着梨樹下竄出去，懷來縣的大班頭袁秀峯真氣破了肚子，就憑這麼一班官人，竟會連一個鄉下的笨漢全攔不住，袁秀峯一轉身，把身上圍着的練子槍摘下來，口中喊着：「外邊的弟兄，別叫這小子走了，截住了他。」

這個袁秀峯一連兩個箭步，向前院竄出來，外面十幾名弟兄，散佈在梨樹坡前，山坡上面，聽到這邊的喊聲，立刻有三四個已經各掄手中的傢伙往梨樹坡上面樹木當中這條道上緊跑過來，後面的人，也向外追。這個朱老大，早從門口竄出去，形如瘋狂，順着當中這條道，一直的撲奔前面山坡，這時有兩名懷來縣的伙計，一個提着手叉子，一個提着七節鞭，正往裏緊跑過來，雖則梨樹坡上面黑暗，可是朱老大光着膀子，越發容易看出他身形來，他並且不是悄悄的逃，一邊跑，一邊喊：「可活不了啦，倚官仗勢，欺負人，我自己死，我跳崖去。」

這兩名伙計迎頭高聲喝喊：「你趁早站住，再往前跑先廢了你。」可是這個朱老大不聽，他好像是任什麼不怕，他腳底下還真快，眨眼間已經到了這兩名伙計近前，提七節鞭的往起一抖，照着朱老大迎頭砸來，那個提手叉子的，往前一竄，飛起一脚，照着朱老大身上也踹來，朱老大這時猛然向左一擡身，口中喊聲：「去你媽的吧。」他雙臂一抖，身形往右一擡，整個的兜在了這個使七節鞭的身上，他是橫着往外拋，噗味哎

呀，砰砰的這兩個伙計撞在一處，全摔在梨樹行的當中，後面大班頭袁秀峯跟蹤趕到，可是這個朱老大却咬齧着，向前狂奔，口中更連喊：「可打死我了，我偏不叫你們捉住。」騰騰騰一陣緊疾的脚步聲，向山坡下狂奔了去。

這時，山坡前還有三個伙計也跟着往裏邊闖，可是迎頭一攔，爽快的只一下，被這個朱老大一碰，人就摔出去，一連又是兩個順着山坡滾下去，這個朱老大一直的順着山坡前斜向東北，飛逃下去，袁秀峯跟周震跟蹤追趕，周震是被他撞得肋骨作痛，腳底下比較慢些，袁秀峯腳底下夠快的，可是就這樣，始終追不上這個朱老大，並且他完全是笨漢的跑法，決看不出他會竄縱術。此時東邊的三四名弟兄，也沒攔住他，再往南去，是一片亂石崗，只有一條很狹的小道，這個朱老大他還是不奔這條山道走，一直的狂奔上亂石崗頭，他所經過的地方，腳底下石頭塊是嘩啦嘩啦的響着，這一帶越發的顯着黑暗，趕到袁秀峯周震追趕到，這朱老大已經又出去一二十丈遠，聽得他一邊往高坡上跑着，一邊喊着：「你們這羣狼心狗肺的官人，逼死人命，我朱老大竟會落個跳崖而死，我非告陰狀不可，當家的，我跟你來世再見了。」

袁秀峯此時一連兩個縱身，也竄上高坡，可是那個朱老大他一聲怪叫，又喊了一聲：「老鄉們來世再見了。」他就猛往高處一竄，石坡那邊嘩啦的一陣響，人已經沒有

影子。袁秀峯再追過去，到了這段高坡上往下張望時，果然是一段三四丈高的山崖，下面也看不清是山澗是山溝，此時後面的伙計們也可跟蹤往這邊趕來，大班頭周震，一手按着肋骨，依然翻上這邊高坡。

袁秀峯在喊着：「伙計們趕快拿火把來。」伙計們緊跑到近前，舉着火把，探身向下面看，袁秀峯雙眉緊皺，向大班頭周震道：「這是怎麼說的？這小子真跳崖了，弄出人命來，真有些不好交代。」大班頭周震一打量眼前的形勢，搖搖頭道：「我看未必，這個傢伙決不是好人，這麼多人就沒攔住他，可有點太怪了，看看有下去的道路沒有？大約這個東西在我們面前弄鬼。」袁秀峯要過一支火把來，順着崖頭，向北轉過來，出來六七丈外，這裏有一段石坡，不過也是一層一層的岩石。

袁秀峯遂向周震道：「你們等一等，我下去看看。」這個袁秀峯舉着火把辨別着落腳處，順着這段石坡慢慢的往下跳，下去三四丈，下面已經可以順着崖腰往南轉，一直的到了朱老大方才跳下去的地方，可是下面那邊有人影子，順着崖下一片崎嶇難行的小道，再往前看，隔開一兩丈，有一道很深的山溝，可是附近一點別的跡象沒有，蹊則從崖頭到下面不過四五丈，這麼高跳下來，也得掉骨斷筋折，這個人分明走了，大班頭周震向下招呼道：「袁師傅，怎麼樣？是有毛病吧？」

袁秀峯舉着火把哼了一聲，仰頭向上面說道：「這小子一定走了，咱們上去再說。」袁秀峯只好仍然轉着崖下石坡翻上來，到了崖頭上面，可是沒容袁秀峯和周震商量，這一個梨樹坡西邊，亂石崗下，已經一片喊聲，許多人呼喊着，更夾雜着，衙門伙計的叫罵，袁秀峯因為來到梨樹坡，一點賊證沒抓着，雖則自己是懷來縣的官人，也得佔住了脚步才能發威，過分的逼迫出事來，自己一個當班頭的，一樣不好交代，顧不得跟周震打招呼，緊往前縱身竄過來，順着亂石崗頭往西跑出六七丈來。

只見來的正是梨樹坡所住的住戶們，有老有少，舉着十幾個燈籠，全是脚步踉蹌，往高崗上走着，內中有幾個年歲大的，被年輕的攙着，他們口中喊着：「官人不說理，犯了什麼罪，逼死人命，叫他全弄死吧。」袁秀峯趕忙縱身到近前，把手中火把一舉，一手提着練子槍，高喊着：「你們這是作什麼？要造反麼？好大的胆子，還敢和我們發威，正要找你們要人呢。」梨樹坡來的有二十多人，內中就有那個老頭子劉有德，他被兩個壯漢架着，身旁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小伙子，抓着劉有德的衣服，只喊：「爹爹，你得跟他們說理，憑什麼把我朱大伯逼死，跟他們打官司，不怕他們。」

這個劉有德看到了袁秀峯，停身站住，先喘了一陣，向袁秀峯道：「你們好厲害，我老頭子活了七十多歲，還會活七十歲麼。就是縣太爺他也得講理，梨樹坡的老百姓犯

了什麼罪，朱老大從來沒惹過是非，傻頭傻腦，你們無原無故的逼得他跳崖，咱們打官司吧，不還我個活的朱老大，我劉有德跟你沒完。」袁秀峯厲聲喝叱道：「劉有德，你不用倚老賣老，誰逼他死，他畏罪脫逃，從後面跑了，你說他跳崖死，你看見了，想打官司容易，你不去還不成就呢。你們當家的黃謙父子，勾結反叛，隱匿逃犯，便利脫逃，梨樹坡有一個算一個，全得到縣衙門裏審問明白了再說。跟着你袁老爺去吧，我們幹差事的要聽這一套，就不用出來丟人現眼，你這老東西還想誑人，瞎了眼，鎖上他。」

這個老頭子劉有德，把兩隻老眼一翻，把身旁兩個扶着他的人一推，一聲怪叫道：「說什麼，鎖起來，我老頭子活了七十多歲，除了戴百家鎖，還沒有戴這個東西，我偏不戴，跟你拚了。」他往前一闖，一低頭，就向袁秀峯身上撞來，這個老頭子他是真拚命，可是他身旁的人，那容他這麼撞過去，這兩個壯漢立刻拚命的往前一闖，伸手把老頭子的肩頭胳膊抓住，全是高喊着：「老大爺，別這樣，這麼大年紀了，你又沒犯罪，說鎖就鎖麼，有什麼事我們去。」可是這個老頭子劉有德，連喊帶叫，掙扎着坐在地，他是非拚命不可，這時伙計們就有幾個喝叱着：「別聽他這一套，倚老賣老，捆上他。」

可是跟過來這二十多個鄉人，却全翻了臉，齊聲高喊道：「你們也太不講理了，七十

不打，八十不罵，他這麼大年歲的人，又沒招誰，又沒惹誰，他的晚生下輩，叫人逼死了，還不許他說說理麼，老爺們有勢力，老百姓惹不起，捆呀鎖呀，我們全認頭打官司，也沒偷誰，也沒搶誰，反正出不了西門，挨不了刀，我們怕什麼。」這班人其勢汹汹，眼看着就要全動手拚命了。

這個大班頭周震他雖則挨了一窩心撞，肋骨疼痛，可是他看到袁秀峯他是當地的官人，眼前要弄個騎虎難下，今夜的來意決不是和這班鄉下人們糾纏，追的是逃犯，把這班人就是捕獲送到衙門有什麼用，尤其是無憑無據，這班無識無知的鄉下人急了，他們就許不怕死動手，那一來眼前弄出一場凶殺來，可太不值得了。

他趕緊的橫身向前喝叱道：「伙計們，不許動手，老鄉們，你們先別亂喊亂鬧，梨樹坡可不是沒王法的地方，你們可估量着，既然是守法安分的老百姓，可想想你們全是久住在這，靠山吃飯，你們敢任意的胡鬧，可照樣的要處置你們，你們說無憑無據，把公事拿出來，怕你們接不住。劉有德，你是個有年歲人，不能打你罵你，總還有這點力量吧，衙門口不會搬了家，並且你們想這麼完，也不成，那個朱老大，他決不會死，我們已經查看過，爽快的告訴你們，今夜到梨樹坡來，就是找你們當家的黃氏父子，他是隱藏起來，還是真出了門，那麼三天之內，叫他到懷來縣投案，他到了堂上自己分辨一

下，沒有容留匪人，結交匪類，打個保也就完事，不過官面上的手續，他不照辦可不成，下拘票也是把他捉進去，那時他倒不好出來了。這個朱老大他不好好的受盤問，反倒打傷了官人，他有幾個腦袋，我們現在公事緊急，不能就擱，話跟你們交代明白了，趁早安分守己的回家等待，把朱老大找回來，叫黃家父子投案，你們再敢抗拒命令，那只好立時鎖拿，只要敢在我們面前無法無天，那梨樹坡可就成了匪窩子，我們只好按着匪類對待了，話已經交代明白了，聽不聽在你們。」

內中幾個鄉人齊聲高喊着：「老爺這個話，我們焉能不聽，朱老大既是沒有摔死在崖下，他一定是怕老爺們鎖拿他跑了，他一定回來，我們當家的決沒有犯法的事，他回來一定投案。」那個劉有德，可還是不依不饒，可是一班壯漢們却強把他架到一旁，大班頭周震扯了袁秀峯一把道：「咱們別在這裏就誤事，金老爺已經趕下去，我們往前緊起一站吧。」袁秀峯也只好借着這個台階下場，趕緊的點點頭道：「不過這樣便宜了他們，這種無法無天的情形，我姓袁的還沒有見過；好吧，咱們先把下一站查完了，回頭再找他們。」立刻喝令手下伙計們，順着高崗退下來。

梨樹坡的一班壯漢們，却在互相招呼着往崖下去找朱老大，袁秀峯跟大班頭周震，率領着一班弟兄，從梨樹坡退下來，這件事辦的真是灰頭土臉，非常難堪，在這裏既沒

查出一點跡象來，反倒擄傷了好幾個弟兄，含羞帶愧，憤憤不平走出梨樹坡，二匹牲口也全帶出來，這裏預先埋伏下的懷來縣捕快，趙湧泉，蘇寶義，于利，也全從山口附近，湊過來報告，梨樹坡這裏一點別的動靜沒有，鬧得袁秀峯嘖聲嘆氣。

大班頭周震，明明是看出這個梨樹坡決不是雲分的良民，一來這裏倉猝間查不到他們犯法的痕跡，二來也沒有那種工夫，在這裏盡是糾纏，遂跟袁秀峯一商量，在這裏把趙湧泉留下，叫他暗中潛伏在梨樹坡附近，窺查他梨樹坡的動靜，更可監視黃謙父子是否真個的到居庸關去討債，更注意着他出入的人，袁秀峯只好照辦，囑咐了趙湧泉一番，叫他把身形隱去，這班人立刻各自飛身上馬，順着梨樹坡緊趕下來。

但是這班官人，雖則是多年辦案的好手，本領勢力全容易施展，在這一帶尤其是懷來縣手裏的事，那知道遇見這班風塵中豪客們，針鋒相對，一步不放鬆和他們較量上，那個朱天寵從後面山崖上跳下去早已翻山越嶺，走在他們頭裏，往黑松崗緊趕下來，知道飛虎黃謙父子要在路上對付這班鷹犬，果然在黃沙崗也就是從梨樹坡到黑松崗的半腰，已經找到了柴守信，金四義，他們車輛也隱藏在山灣內，人全翻上山頭，在這裏看上戲了，飛虎黃謙跟小三子，在這段官道上對付活閻王金兆慶，已經在這一帶動手很大的時候，朱天寵一趕到，柴守信趕緊的報告朱天寵，黃謙，小三子全在這上。

二 二 次 窮 追

朱天寵趕緊的遞信號，叫黃謙父子趕緊撤，並且黑松崗那裏也危險了，顧倩娥秦佩等決不能再投奔黑松崗，好在現時他們這羣官人捕快全聚合一處，只剩下他們的眼線散佈在緊要的路口，容易收拾，朱天寵告訴黃謙叫他先行趕奔黑松崗送信，叫那裏預備一下，官人們必到那裏糾纏，我們再奔黑旗營，這兩輛車，越過了黑松崗之後，趕緊的把車輛留下，那一段路只好是騎牲口走，比較着快，在天明前全要趕到黑旗營，十八盤嶺，今夜是無論如何過不去了，得隱匿一天，到明天晚間闖十八盤嶺，不過一定是不好闖了，因為時間上給官人，也留下了從容佈置的工夫，可是無論如何，也得過去，十八盤嶺那裏，無可如何之下，也只得毀幾個算幾個了。黃謙得信之後，知道梨樹坡安然無事，他不等小三子叫朱天寵把他調進高粱地，再指示他，容這班官人聚合一處，往一站趕下去，叫小三子跟着護送車輛，到黑松崗附近，柴守信，金四義，可千萬的也得跟下去，兩輛車另換兩個弟兄，好在黑松崗那裏有人，叫他們把車送到盧家堡，現在是全不能回梨樹坡了，懷來縣的大班頭，袁秀峯，他在梨樹坡總算吃了苦子，他決不肯善罷甘休，飛虎黃謙，跟小三子，暫時決不能回去，因為準知道梨樹坡附近，官人們必然留了

臥底的，黃謙父子，總得等到十八盤嶺，全部的事情料理清楚，才好決定梨樹坡的人，是仍然留在那裏，還是撤走，這件事情似乎得向掌門人，白山劍客彥白珩，聽他老人家的指示，決定去留。

此時官道上因為飛虎黃謙，父子全行撤走，活閻王金兆慶跟大興縣的捕頭周起鳳，以及受傷的趙大剛，聽到懷來縣大班頭袁秀峯，略述經過，他們說的可沒有那麼詳細，這個袁秀峯，他是個老幹差使的，他對於眼前這般人，却有個分別，對於順天府，大班頭周震，雖則也是跟活閻王金兆慶，一同下來的，可是袁秀峯心裏明白，周震跟自己的情形差不多，全是官差由不了自己，所以袁秀峯在周震面前，什麼事也不隱瞞，可是在跟活閻王金兆慶會合上，袁秀峯說話可就十分檢點了，梨樹坡事，就沒有詳細說，不過是告訴個大致的情形。

活閻王金兆慶，此時實在有些羞惱成怒，他因為自己的靠山硬，軍機大臣那榮，那中堂的勢力，可以由著他自己任意施展，現在他自己也弄個灰頭土臉，他可把罪過完全擱在別人身上，聽到懷來縣大班頭袁秀峯的話，冷笑一聲道：「袁師傅，這總算你是老幹差使的，沒有露空的事，我真想不到，事情到現在弄個勞而無功，丟人現眼，御史顧庸方，一離開北京城，他好像變了一個人，一個拿筆桿的文官，現在居然有些神龍見首

不見尾，從北京城到口外，一千多里，顧庸方提不回去，連他的家眷，以及跟隨他的人，全會長了翅膀子，要依我看，很可以別再費事了，我金兆慶什麼事看的很清楚，事情應該放在我個人身上，我自認無能，告訴那中堂，不必勞師動衆，連口裏口外各州縣也跟著鬧得雞飛狗叫，叫這羣反叛們，暗中齒冷，我求那中堂恩典我們，我們沒有這種本領，緝捕逃犯，我該著什麼罪領什麼罪，到痛快，明著是奉中堂的堂諭，緝捕顧庸方歸案，暗含著，就算把我金兆慶充了軍，還帶累著一般好朋友們，跟著爲難，我將來還不知要挨多少罵，到了各州縣，我不打個招呼，朋友們定然認爲姓金的一旦得了勢，看不起人，可是我請一般朋友們幫忙，連犯人一根汗毛沒拔下來，還許賠上幾條人命，我這是何必，要依我看，袁師傅也就別再辛苦了，請你帶著弟兄回懷來縣，我的事，我自己辦，好在我已經死了心，犯人終歸是遠走高飛，我到十八盤嶺看一看，我金兆慶也該知難而退了。」

活閻王金兆慶這番話，說的過分無情無理，大班頭袁秀峯，好生難堪，自己此時跟他翻臉，知道他出身江湖，底子就不正，如今又得到那中堂的勢力，他翻臉不認得人，自己小小縣衙門，一個捕頭，倘若他嘴上無德，只要在那中堂面前，給我袁秀峯加上點罪名，可容易，慢說是懷來縣担不起，就是各省的督撫，誰又敢惹他，自己幹的是衙門

口差事，那會不懂的，光棍不鬥勢，袁秀峯只好暫時忍耐，強陪著笑臉，向活閻王金兆慶道：「金老爺，你雖則這麼吩咐，下差可不敢遵命，這件事，到現在我袁秀峯真沒有臉來見你了，我們幹的是捕盜拿賊，如今任憑犯人從懷來縣境內逃了出去，我們已經担著罪名了，這次的事，反正全得仗著金老爺的維持，我袁秀峯只恨自己無能，這是沒辦法的，不過我還不是那種畏刀避劍，怕死貪生之輩，我也有個固執的性情，不到河邊不脫鞋，到現在，還不大認頭，御史顧庸方，他是否已過十八盤嶺，現在是無法證明，可是據下差打發出去的伙計，用盡了方法，調查十八盤嶺要路口的老鄉們，他們一口咬定，這幾天就沒看到像我們所說的那幾個人，從那條要路口越過，這件事情所以到現在，也不敢決定，主犯是否真個走脫了，至於幾個從犯，順天府的周老爺，已經跟他們全會過，任憑他們怎樣快，也不會越過十八盤嶺，所以下差認爲有一分力，還是使一分力，到了最後，實沒有指望時，下差只好回衙門領罪，中堂那裏，怎樣處分我們，我們自恨無能，只有低頭領罪，我看金老爺，還是別耽擱，緊往下一站趕一下。」

活閻王金兆慶哼了一聲道：「袁師傅，你可別多疑，我並不是自己無能，只會報怨別人，方才在這條官道上的情形，叫我金兆慶好恨，我只恨手底下太沒有好幫手了，倘

若有幾個得力的好幫手，只要把這羣反叛留下一個，這件案子是迎刃而解，我金兆慶是心直口快的人，有什麼說什麼，我決不怕惹朋友們的不快，因為手底下這件事，關係重大，不能再敷衍朋友面子了，這正是棋錯一步，滿盤全輸，我們這位周老爺，在順天府可說是老公事，老經驗了，可是一下手，就錯了，決不該叫犯人越過了居庸關，到了口外，犯人一出關，那如同龍歸滄海，虎入高山，虎在平原，龍在沙灘，不能及時下手，現在已經容犯人緩開手，並且也全得到了接應，從容佈置，現在竟弄成反客為主，連我金兆慶也是一樣，全晚著一步，趕到看出來，已經落在這羣反叛的圈套內，我從黑松崗，得到弟兄們的信息，從土地廟漏網的犯人，逃出岔道口之後，始終沒越過黑松崗，黑旗營，我也想到梨樹坡的可疑，這才緊趕回來，那知道人家早有預備了，我就是趕到梨樹坡，有什麼用，那種地方，他決不會叫你抓到他犯法的證據，黃沙崗的這條官道上，我金兆慶栽了這個跟頭，我已經灰了心，完全走在別人後頭，還追趕什麼，我認為從此放手，坐大獄，充軍，還落個全屍，再拚下去，恐怕一個也不易逃出人家掌心了，你們說是不是？」

這個活閻王金兆慶，此時他可真有點死催的了，眼前的人，他是一個不留情，連順天府大班頭周震，大興縣捕頭周起鳳，懷來縣捕頭袁秀峯，絲毫不留情面，說出這種陰

損的話來，一個個全覺得金兆慶有些以勢力壓人不爲別人留餘地了，只是全惹不起他，不過明著惹不起，暗裏可一樣要對付他，這般人可個個安心要給他苦子吃了。

順天府大班頭周震，竭力的把氣往下沉了沉，依然陪著笑臉向活閻王金慶兆道：「金老爺，我看貨到街頭死，事情已然處處失利，你著會子急有什麼用，咱們還是趕到十八盤領算完，那也就死了心，金老爺你若是認定了從此罷手，頂這算完，金老爺只管回北京，我周震索興打開窗子說亮話，金老爺你能回去，我們却不能那麼辦，事情固然是軍機大臣那中堂交派下來的，不過咱們混差使的，隨時離不開官話，越是我們多幹些年的人，公事上一步不敢差，我是奉順天府府台堂諭，帶著公事下來的，案子辦的結果如何，我沒有權向中堂那裏去交待，案子有一分希望，我們也不能放手，到了十八盤嶺後，到可以跟金老爺分手了，到那時個打個的主意，反正自己得想法子回去交待，就拿我周震來說，一家全在北京城，我自己把差使混丟了，個人本身生死禍福，沒有什麼要緊，我不能把一家老小全斷送在我一人之手，將來的事，只好憑個人的本領去作，也不必向金老爺再麻煩，真是對這件案子伸手就捨下來，我們在場的人，全是名利雙收，那是人人盼望的事，不過天下的事，沒有那麼全稱心如愿的，現在事情扎手，金老爺你怒會子有什麼用，別就攔了，打發兩名伙計，先把這位趙老爺送到懷來縣，治傷漿養，

咱們趕奔黑松崗，再奔黑旗營，金老爺，若是不愿意去，我們也不敢勉強，我們只好先趕下去了。」

活閻王金兆慶答道：「既然是周老爺認為應該還往下趕，咱們就走一遭吧。」周起鳳，袁秀峯一句話不再發，因為活閻王金兆慶這麼無情無理，跟他沒有話可說，只好公事公辦，立刻分出兩名伙計來，恰好伙計們有一匹多餘的牲口，就是梨樹坡留下臥底的弟兄，他的牲口不易在那一帶隱藏，所以隨著大隊帶下來，金兆慶等三匹牲口，只找回兩匹來，那一匹已經驚竄的不知去向，伙計們把趙大剛扶上馬，兩個人保護著，趕奔懷來縣，這一般人各自上馬，袁秀峯指揮著自己手下弟兄，前面開路，順著黃沙崗前這段官道，往北淌下去。

柴守信，金四義跟顧倩娥，秦佩，陸萬川，在山頭上隱匿，梨樹坡的朱天寵來到之後，向柴守信，金四義打過招呼，他們從山頭移動著，也往北邊湊過來，查看他們會合之後，所有在這裏現身的人，一個個的面貌，並且他們說話的情形有時候聲音很大，山頭上也聽得見，金兆慶無理的情形，以及懷來縣捕頭袁秀峯，順天府大班頭周震，答話的情形，柴守信等，全聽出來，他們自己的人，已經起了內亂，犯了猜疑，這種情形，可是顧大人之福，雖說是現在這邊的人不少，可以對付，可是他們吃一次虧，失一次

利，報復之心越發的也要用盡了手段，現在可發現這個大班頭周震，武功本領上，雖則沒有什麼超羣出衆的功夫，是一個很有經驗很穩重的老手，這種人雖然暫時失利，將來可是個勁敵，那個大興縣捕頭周起鳳，武功本領，可比周震強的多，一出居庸關，他們連番吃了苦子，可完全是因為有活閻王金兆慶，他的勢力壓著，這般人，他可不聽別人的話，別人可全得聽他的調動，這一來他們自己反誤了事，可是他們個個身上全帶著海捕公文，他們伸手辦案，不限於一個地方，將來他們一分散開，是無窮的後患，現在他們彼此間發生誤會，無形中減去了他們的力量，這是最難得的事，下面這撥人馬已然走遠，柴守信，金四義趕忙向大家打招呼，順著山頭下來。

柴守信向陸萬川道：「陸老師，咱們現在真是反客為主，追著他們走，這些個官人，他們是一直的趕奔黑松崗了，我們過了前邊這段官道，抄著小路走一程，竄到他頭裏去，無論如何，也要比他們早到一刻，前途上的情形，跟現在不同，方才梨樹坡的朱老師傳趕下來，已經告訴我們，黑松崗，黑旗營這兩處完全要跟這羣猴崽子們鬥智鬥力，雖則越在他們頭裏，可是太早可不成，晚了也不成，要跟猴崽子爭前後脚的一刹那，誰的步眼走錯，誰就輸，把時候不算得准了，黑松崗黑旗營全不易闖過去了。」說著話，兩人已經整理兩輛騾車，把牲口套好。

三 黑松崗惡犬肆威

顧倩娥聽著這個話不明白，向柴守信問道：「柴老師，我已經是敗軍之將，可不敢在老師傅面前說硬話，不過剛才在山頭上，看得清楚，像梨樹坡當家的黃老師父子二人，對付這麼扎手的敵人，尙還應付有餘，黑松崗，黑旗營，逼迫急了，我們難道不能收拾他幾個麼？」柴守信微微一笑道：「姑娘，你那裏知道，這夥小官人，內中頗有好手，真不能過分輕視他們，此番他們大隊的人，沒出發之前，他們已經派出大批的作眼線的伙計們，全是抄著小路趕奔十八盤嶺以南的各要路口，全是喬裝改扮，幹什麼的全有，把要緊的地方全守住，眼前這段官道上，我們當家的，爺兒兩個，在這裏放手對付金兆慶，跟他所帶的人，就因爲這裏上不著村，下不著店，在這裏任憑弄出多大是非來，官人方面，他乾瞪著眼，抓不著把柄，姑娘你是知道，在梨樹坡已經全說明，梨樹坡，黑松崗，盧家堡，黑旗營，這四個地方全是我們人，盧家堡因爲地方太偏僻，跟奔十八盤嶺的道路相背，我們走不到，官人們也不會往那裏去，可是黑松崗黑旗營是必經之路，不走那裏，越不過去，可是在這兩處附近，若是過露形迹，這兩處可就脫不了嫌疑了，我們眼前固然要盡力應付，可也得爲將來的事打算，所以現在闖這兩處，要運用

智慧，和力量，跟這般強敵爭這一招，因為這一段路很難走，把這幾處全闖過去，還有一個要命路口十八盤嶺，那是最後和敵人爭生死的地方，所以在這一帶，必須看眼前的情勢，隨機應變的來應付，姑娘你想是不是？「顧倩娥聽到柴守信的話，自己是十分感嘆，這般人全是這般把一身本領，聰明，智慧，完全使用上，為我們爺兒幾個爭生死，若不是有這般風塵異人，出頭相助，只憑着鐵老師，陸老師，幾個人，恐怕不容易逃出魔手了。」

這時兩輛騾車已經趕出了山彎，柴守信招呼著，叫顧倩娥趕緊上車，仍然是顧倩娥單獨坐頭一輛，秦佩，陸萬川坐第二輛，柴守信，金四義一抖韁繩一揮鞭子，這兩輛驢車如飛順著官道往北走下寨，車走得非常快，不大的工夫，已經出來四五里，金四義在後面招呼柴守信道：「師兄，前邊可就是青牛店，咱們從這裏往西北奔那條小道，正好斜撲黑松崗，那邊的地勢高，順著青牛店河隄邊，走下去，還可以照顧著官道這邊。」柴守信道：「就這麼辦，咱們可別再耽擱了，他們的牲口快，真叫他們在黑松崗全散佈開，我們就不容易再闖過去了。」話聲中，這兩輛騾車，離開官道，順著莊稼地旁一條小道，斜穿著向前疾馳下來，黑沉沉的曠野，一片濃密的莊稼地，下面全是土道，牲口同車輪子帶不出多大聲音來，穿過一片莊稼地，前面是一片很大的樹林子，從樹林的北

邊轉過去，道路是漸走漸高，隱隱聽得犬吠之聲，這時兩輛驢車走上了一片河隄。

順著河堤彎轉過去斜奔東北，車往前走著，柴守信向金四義招呼道：「老四注意著點，離黑松崗不遠了，過去這個河灣子，就得往北轉過去，直奔正東，越過這條官道，就是黑松崗南了，不管有接車的沒有，我們可得把車拋下，看看這羣猴崽子們到了沒到？」金四義答應著，這兩個人是連連揮鞭，這兩匹健驢，放開四蹄，如飛的順著河灣又往北轉過來，這一帶地勢很高，柴守信向車裏的順倩娥道：「姑娘你看，偏著東北那片山頭，就是黑松崗後面的山嘴子，咱們越過這段官道，趕緊下車，怎麼樣？這一天的工夫，傷痕可以支持了麼？」

倩娥道：「柴師傅不用擔心，傷處包紮的很好，只要不過分的用力量，沒有什麼妨礙，走的了。」柴守信道：「牲口也可以騎麼？」倩娥道：「在關外隨着我父親在任上，跟鐵師傅練過，功夫可沒有，不過能騎。」柴守信道：「這是很要緊的事，眼前的事一切不敢預定，我們是往前闖著看。」說話間，頭裏這輛驢車，已經從偏著北邊這片河堤上，斜奔莊稼地，越走越矮，跟著竄進一片莊稼地的小道，車輪子掃著兩旁的莊稼地，從這片莊稼內，竄出來已到官道邊。

柴守信，金四義此時是耳目並用，留神著對面的山邊一帶，這兩輛車很快的已經到

了這條土道的東邊，順着山根下，盡是柳林，前面又是往東北彎轉過去，金四義在後面向柴守信打招呼道：「便道這邊可有沙石，車輪子響聲大了，慢着點，咱們別等黑松崗的人來接我們，進前面的小山道，把車拋了。」柴守信剛要答話，從前面柳蔭下嗖嗖的竄出兩人，頭裏這個口裏打了一聲輕微的胡哨，柴守信趕忙一挽韁繩，把騾子勒住，低聲向對面喝問：「是山主的人麼？請過來，我們車是正想進山了。」

頭裏這個一連兩個縱身竄了過來，後面那個是跟蹤而上，到了柴守信近前，柴守信此時往前迎了一步，低聲問：「恕我眼拙，看不出是那一位來？」來人自報姓名道：「我是王起鳳，跟我們杜得福弟兄，奉黑松崗當家的命令，一來是接車，二來是報信，你們當家的早到了，車子來的恰是時候，趕快的叫車上人下車，在前面小山崗子那裏，已經有人沒露面，又擾亂了他們一下，就攔了些時，不過這次這一羣鷹犬們全警覺了，想多留他們一刻，已經不成了，這就到，柴師傅，你聽，馬撥子已經下來了不是，在黑松崗前路口那裏，散佈着四個，大約全是懷來縣的人，不過無法判明，他們不貼近黑松崗的村子邊，找不着機會動他們，你們貼着山彎前柳林下竄過去，奔黑松崗小村子的後面轉過去，由東邊繞着小村子，那裏有一片松林，也正是那個山嘴子，要命的路口，後面大隊的官人一到，也必然把那個山嘴子卡住了，可是你們只要聽到了惡狗狂吠的聲音，

只管跟着往前闖，這十幾條惡犬是明着沒有人管，其實村子裏出去的人全能控制的了，傷不着自己人，柴師傅，你只管帶着他們三位從柳林下闖過去，任憑他們動手，不用多管，萬一真個還有人撲上來，阻擋三位帶傷的去路，再放手擇一兩個，無論如何先越過這個要路口去，出去沒有多遠，在黃土坡那裏有人接應預備了牲口，還是照樣得跟這羣鷹犬們爭後半夜的時間，我們的路，可比較着遠些，這條官道是決不能走，准被他們追上，那裏有一名弟兄可以跟你們一同奔黑旗營，由他引路，好，車上人全下來了，別再耽擱，那邊已露面了。」

柴守信，金四義趕緊把鞭子遞與這二人，向顧倩娥，秦佩，陸萬川招呼了聲：「我們走。」柴守信立刻頭裏引路，金四義退到最後面殿後，顧倩娥緊隨在柴守信身後，順着柳蔭下，貼着山邊緊轉過來，往前走，耳中已聽得後面一片馬蹄聲響，金四義在最後面，回頭看了看已經望到馬上火把之光，活閻王金兆慶他們這班人全到了。

這五個人順着山彎轉過來，在黑沉沉的柳蔭下已經看到這個地方也是隨着山勢彎轉，沿着山邊和山坡上，長着濃密的松林，往東去足有三四箭地，一個大弓形的縮進去的山彎，這個黑松崗的村莊，就建築在山彎的弓背上，可是前邊山勢往西再探出去，一個山角嘴尖，把着官道，越過官道再往西走，就是方才這兩輛騾車所經過那個很高的河

堤，河身到這一帶，也是向東彎轉過來；幾乎把這一帶的道路切斷，在前邊山腳那裏，東邊是高聳的山坡，直上直下，沒有着足之地，西邊兩丈外，就是河堤，所以這個地方，正是一個咽喉要路，在山嘴子那把守着人，插翅也飛不過去。

柴守信，金四義低聲招呼着顧倩娥，秦德，陸萬川腳底下留着神，順着山彎往東轉，眼前就是一片小村莊，沒有多少人家，跟梨樹坡差不多的情形，不過這個村莊是緊對着官道跟河堤，小村子是明顯明顯，村莊內黑沉沉一片，此時倩娥等急於要闖過這個險要的路口，沒有工夫再仔細辨別黑松崗的形勢，柴守信，領着這一行人順着山根下緊轉過來，剛轉過小村莊的一半，此時追下來的馬隊已然到了南邊山彎前，就在這時，突然村子裏面，一陣惡犬狂吠之聲，惡犬一邊狂叫着，向西竄過來。

柴守信等全是在房後走，聽着聲音，就有六七條，趕緊的向身後人打招呼，腳底下加快，此時是一陣疾馳，順着村莊後面轉過來，奔北邊的山彎，此時已經能看到這個黑松崗前寬闊的地方，活關王金兆慶跟大班頭周震，袁秀峯，這一撥馬隊直衝到黑松崗前時，袁秀峯在招呼，自己所帶的捕快蘇寶義，于利，叫他們分出八名伙計，一直的越過黑松崗前，到要路口那裏堵住了，跟在這裏埋樁下卡子的合在一處，可是他才吩咐了幾句，話沒說完，從這黑沉沉的小村內，竄出六七條惡狗來，這六七條惡狗，非常的凶

猛，全像箭頭子一般，在狂吠聲中，已到了官道的南邊，正阻擋住蘇寶義，子利兩個捕快跟伙計們的牲口。

狗還是真厲害，這邊十幾匹馬，並且還帶着火亮子，聲勢夠壯的，這六七條惡狗一撲上來，有的向牲口身上猛撲猛咬，有的向馬上伙計捕快腿上咬來，這一來這一撥馬隊立刻就亂了，他們仗着手中全提着傢伙，有的提着長馬棒，在一片暴喊聲中，一邊躲閃，一邊掄起馬棒鐵尺單刀向惡狗猛砸猛砍，可是這種狗身形輕快，閃避的那麼迅速，往上一撲一擱頭，已經又竄出去，人的手裏有傢伙，還不怕，可是牲口被惡狗這一陣猛撲猛咬，立刻有三四匹往回驚竄，跟着村子裏邊，又是一連串，惡狗狂吠的聲音，又竄出六七條來，這種狗出來的可奇怪，他們全是貼着黑松崗這個小村子北面民房後面竄出來，一直的向南撲，是正阻擋馬隊，牲口這一驚，完全向回下竄，有的已經飛撲河堤，馬上人沒命的勒韁繩，算是沒竄到河裏去，這時小村子裏邊已經有好幾個人，在沒命的狂喊着：「孫老四，張二，你們快着點拿傢伙，把狗趕回來要惹事，道邊子上許是有避路的客人了，快着呀。」這兩個拚着命的狂喊，聲音很大。

靠村子邊上，一連就是三四個住戶人家，有的是木門，有的是籬笆門，劈叭亂響着，有人從裏邊狂奔出來，手裏全提着木槓子，棗木棒，一邊喊着一邊跑，此時活閻王

金兆慶，他的牲口是在最後面，大興縣的班頭周起鳳也隨在他身旁，兩匹牲口是並行，懷來縣捕頭袁秀峯吩咐前面的弟兄們往頭裏竄，他們這兩匹牲口是才轉過這個山彎，可是先前雖則也聽到犬吠之聲，這種情形是不能避免的事。

不論是關裏關外，全是一樣，行路的人，天一晚了，無論經過什麼地方，最要緊的是得提防着村莊或是山居的農民們所養的惡犬，尤其是關外的這種狗，實在的厲害，身軀也大，力量也太，一個壯漢手底下不俐落的，就對付不了一頭惡狗，可是這種狗頗通靈性，那麼凶猛，最聽他主人的命令，只要主人一喊，立刻就狂叫着往回下退，不再往主人身上撲，所以毛賊鼠竊他們常常的在各村莊鎮甸去作案，不怕人，反怕狗。

金兆慶先前並沒理會，仍然催馬往前趕，趕到一轉山彎，在惡狗狂叫聲中，人喊馬嘶，前面十幾匹牲口竟是亂了，東西亂竄，一片呼號喝罵之聲，金兆慶一伸手把鬼頭刀抓在手中，一按馬鞍子竄下來，向周起鳳招呼道：「這又是什麼情形，難道人不敢露面，放狗來阻擋我們，該死的東西，這羣廢物，會被狗逼的亂跑，周師傅，拉傢伙，先宰狗，後宰人。」他招呼着緊往前竄，可是不是閃避的快，險些被蘇寶義和一個伙計的兩匹牲口，把他撞傷，因為這兩匹牲口全被惡狗咬傷負疚狂竄，活閻王金兆慶不是向東邊道邊竄的快，幾乎被馬蹄子擦在右腿上。

金兆慶原本就是滿懷憤怒，此時聲音太亂了，十幾條狗一齊的狂吠着，牲口驚竄，唏噓聲長嘶，馬上人也在喝喊叫罵，黑松崗村子裏的人，沒命狂喊，向外緊跑出來，這幾種聲音攪在一處，自己的人再和自己人打招呼全聽不見了，此時順天府大班頭周震跟馮寶樹把牲口早已一打盤向西圈過去，因為周震已然看出這十幾條惡狗來得邪行，這也是濟閣王金兆慶，狂妄無人，對於這班人心存猜忌，惡語相加招出來的便宜。

大班頭周震頭一個把牲口圈過來，往回盤旋着轉過來，口中不住招呼着：「金老爺。」可是金兆慶已然下了馬，向前竄過來，險些被牲口撞傷，他向東一縱身，正到了黑松崗的南山嘴子轉角這裏，其實大班頭周震在馬上早看見他了，故意裝作沒看見，還在連聲招呼，從西往東轉過來，這時所有這些伙計的馬匹，全被逼得往西往南亂竄，這一羣惡狗仍然在狂吠着往前撲，向西向南追。

四 奪路遇伏

金兆慶從南山嘴子這裏往前一縱身，他到了極怒的時候，仍然是不管不顧，口中在喊着：「你們這羣只會吃飯的傢伙，連狗全怕了。」他從山嘴子這裏往前一縱身，正有兩條極大的惡狗追着一匹牲口，牲口上一名縣衙門的伙計，手中雖則掄着馬棒，可是他

緩不過勢來，牲口也被咬得往南猛竄，正從金兆慶身邊竄過去，這兩條狗已經撲到馬後。

金兆慶向前一縱身，掌中鬼頭刀掄起，照着靠東邊的一條惡狗，攔腰砍去，這條狗正在向前猛竄，他這一刀砍下去，刀刃子順着惡狗の後胯斜掃過去，狗是砍傷了，可是現在竄過來，這種狗那肯吃這個虧，受傷疼痛之下，嗚的一聲怪叫，一甩頭，向左斜撲過來，兩隻前爪揚起，已經到了活閻王金兆慶的右肩頭後，這隻惡狗張着大嘴照着活閻王金兆慶右半邊臉就是一口，金兆慶趕忙的向左用力一擡身，翻身掄刀，這一刀照着這條惡狗的左邊腰上砍下來，一刀劈個正着，刀鋒犀利，這條惡狗落個攔腰斬，可是金兆慶肩頭的衣服也破了，皮肉也被抓傷，脖項上也被掃了一下，這一刀砍下去，惡狗鮮血往外一噴，弄了金兆慶一身腥血，可是追趕馬上伙計的另一條狗，也斜着竄過來，往金兆慶背上猛撲過來。

金兆慶那變人經大敵，出身綠林的人物，此時竟被惡狗鬧得張惶失措，砍死了這條惡狗後，身後撲過來的一條，他幾乎又被咬傷，這還仗着一身的武功，腳底下用力一踹山坡，身軀向前竄出去，更趁勢一甩鬼頭刀，刀頭再把背後撲過來這條惡狗掃了一下，狗頭被割傷，他身軀往前竄，從斜刺裏已經竄過一個鄉人，連喊帶叫，口中呼喝着，用

他手中一條棗木棍子，向狗身上撲打，那情形是想往回下趕這條惡狗，可是這條惡狗好像不聽阻止，越發的形如瘋狂，向金兆慶猛撲，此時更有三條身形龐大的惡狗，也空向一處撲過來，全奔了金兆慶，在這種情形下，任憑金兆慶多麼精明強幹，他也聽不出來，也辨別不出來。

村子裏出來這個壯漢，明看是阻止村中的惡狗，不叫他傷人，暗含着他喝喊的，竟全是平時一種口令，囑令惡狗往上猛撲，猛咬，他的棗木棍子，看看是也向狗身上砸，可是棍子落下去，就打空了，一下也撈不着，此時村子裏已經跑出六個人，有老有少，有的連短衫全沒穿，光着膀子，手裏抓着木棍，或是扁担，這蠻在懸松崗前這片空地止，追着惡狗，撲打喝叫，此時金兆慶被四條惡狗包圍，他雖則手中有一口鬼頭刀，對付惡狗，他可以放手，猛劈猛砍。

不過此時內中一個五六十歲的鄉下人，手中掄着一條木槓，拚着命的撲向金兆慶面前，口中連連招呼着：「老客，你趕快往山坡退，你被狗咬上，可就沒命了，這羣畜生，真氣死人。」他喊聲中，這條木槓掄起，口中喝喊着，可是金兆慶無形中吃了大苦子，這個人口中喊着是保護金兆慶，可是他這條槓子，却胡掄起來，金兆慶眼看着一刀已經砍在狗頭上，這個鄉下人，掄起這條木槓子來，口中在罵着：「叫你咬人，我砸死

你。」他這條木槓，不前不後，隨着金光慶的刀一同往下落，噹啷一聲，把金光慶的鬼頭刀，砸出了手，震得金光慶幾乎出了聲，手指頭漲疼，並且還得緊縮身閃避，幸而周震這時已經把牲口圍過來，看見金光慶提刀追殺惡狗，反被狗包圍。

此時金光慶刀出手，向山坡邊猛竄過來，周震已經從馬上也竄下來，提着摺鐵刀，往山坡邊一竄，口中招呼聲：「金老爺，不用跑，有我保護你了。」那個馮寶樹也從馬上竄下來，手叉子也從腿蓬上拔下來，也是向山坡邊退，爲是身後有山坡護着後背，可以提防面前，袁秀峯他正在喝喊着一班伙計們，不許亂竄，趕緊下馬，用傢伙擋這羣惡狗，因爲這種情形下，是越跑越粗，這個鄉下人把金光慶的刀打落，他的木槓子一時比一時準，一槓子一個，全打在狗身上，打一條跑一條，惡狗全是掉頭狂奔，往村子裏竄去，剎那間他就趕回五條狗。

那邊四個壯漢，有的把狗已經抓住，有的把狗趕着往回下跑，不太的工夫，十幾條惡狗，一聲一聲的狂吠着，可是全向黑松崗前小村中竄去，金光慶今夜肚子幾乎氣破了，這全是意想不到的丟人現眼事，此時一個個可全有些醒過味來，幾個壯漢們呼喝，喊叫，趕着狗也往村子裏退，此時有伙計已經把金光慶的鬼頭刀撿起來，送了過來，驚竄的牲口也圍圍來，鬧得黑松崗前烏煙瘴氣，道上的塵土全湧起來。

金兆慶見伙計把自己刀送過來，現在真有些羞刀難入鞘了，把刀接過來，倒提在左手中，可是右手依然還是火熱疼痛，金兆慶向周震，袁秀峯，周起鳳看了一眼，哼了一聲道：「什麼邪魔歪道的事，全叫咱們遇上，這個事有點怪，白天我已經趕到這裏，這個地方安安靜靜，看不出一點差眼的情形來，可是我們此時趕到這裏，却有這羣惡犬，一齊的撲出來，這裏邊恐怕有毛病，難道我們就這麼被惡狗震住了，不敢再搜查他這村莊麼。」袁秀峯道：「金老爺，這有什麼辦法，狗已經全趕進去，找他黑松崗主事的人問話，說什麼也把他這裏仔細的洗一下。」

可是袁秀峯先前本是早說是把北山嘴子外要路口要把住了，意想不到的羣惡狗闖出來，攪了個地覆天翻，就攔了這麼大工夫，一個人沒派出去，不過知道山嘴子外邊有人把守着，還不致於就這麼誤了事，立刻扭頭向蘇寶義，于利招呼：「你們帶着伙計還是照方才的話去辦。」此時所有的人全下了牲口，蘇寶義，于利各提着一口刀，把眼前四個伙計招呼着，一直的撲奔北山嘴子外。

這裏那個提木槓子的鄉下人，他把狗趕進小村去，他在小村子前邊仍然提着木槓子站在那裏，向着村子裏邊高聲喊嚷道：「你們怎的這麼不當心，真要是鼠竊狗偷進村子攪擾，叫惡狗把他咬死了也活該，可是現在路上發現大撥客人，十幾條惡狗全竄出去，

咬傷了人，你們打點得了麼，老鄉們，小心點吧，路上的人，可全沒走，還不知道人家有什麼事，咱可說在頭裏，誰的狗惹的禍誰當，我管不了。」此時趕進去這些惡狗，還在一聲一聲叫着，聽聲音已經全趕進裏面各處民房的院子內。

袁秀峯跟活閻王金兆慶大班頭周震，周起鳳，全從南山嘴子邊走過來，袁秀峯高聲招呼道：「老鄉，你過來。」這個鄉下人，轉身回來，伙計們把火把又重點着了兩支，此時看到這個鄉下人，年紀在六旬左右，掩口的黑鬚，穿着一身藍粗布短衫褲，衣服的紐子全沒扣，提着木槓子到了活閻王金兆慶近前，停身站住，俯着身軀，向這般人躬身行着禮道：「小老兒眼拙，我看着老客們，很像鏢行裏師傅們，真對不起，小村子裏養的狗，全竄出來，叫老客們受驚了。」

袁秀峯向這個鄉下人道：「老鄉，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你們這黑松崗誰是村長當家的？叫他出來答話。」這個鄉下人道：「老客，小老兒姓王名昭義，這個小村子沒有村長，沒有當家的，不過是有年歲的人，遇上事替大家出頭，老客們有什麼事，跟我說吧。」袁秀峯道：「這一說黑松崗這裏，你就是領頭人了，你叫王昭義？我到想起一個人來，過去曾在黑龍江一帶，保鏢的一位鏢師，名叫燕尾鏢王昭義，可就是你麼？這王昭義忙答道：「老客，別這麼抬舉我，我可沒有那麼大本領，這是趕巧了，同名同

姓，小老兒除了拿鋤把子，任什麼不懂。」

活閻王金兆慶厲聲說道：「你這個老傢伙，定不是好東西，黑松崗養這麼多惡狗，你們竟敢同時放出來，任意傷人，王昭義你別在我眼前弄這一套鬼話，你金老爺的刀，全被你砸出手，我看你手底下很有兩下子，現在沒有別的話問你，小村子裏住着幾個客人，趁早和我實話實說，現在明告訴你，你有幾個重要犯人，從又道口逃下來，已經查明，完全落在黑松崗村子內，你們如若真個是安善良民，趁早實話實說，人藏在那裏，他們除了長了翅膀決不會飛過黑松崗去，只要你肯說實話，惡狗傷人的事，決不向你追究，不然你可估量着，逃下來的犯人，案情重大，只要你們有勾結隱匿的情形，黑松崗所住的人，一個也活不了，你還不趕快講。」

此時村子裏，又走出三個壯漢來，他們也是把惡狗趕回去又趕回來，遠遠的就招呼這個王昭義道：「王大叔，你向客人們說開了麼，看了客人有被咬傷的沒有，請人家到村子裏歇歇腳，這是怎麼說的？叫客人們受了驚，咱們多麼覺着抱歉呢！」他們一邊招呼着，也到了王昭義身後，王昭義斜着身軀，向他們擺擺手，跟着扭着頭向活閻王金兆慶，袁秀峯等說道：「哦，原來老爺們是衙門口的人，我起來了，營中這位老爺，白天已經來過了，可是老爺們說的話，小老兒還是不大懂，我們這般鄉下人，住在黑松崗

這裏，除去種地，就是上山砍柴，還有幾個弟兄，在附近打魚，每天從太陽一出來，一直的掙到天黑，這樣拚着命幹，一家一家的還吃不飽，穿不暖，誰還敢多惹是非，就因為從外面上看黑松崗好像十分富裕，所以時常有偷鷄摸狗的臭賊，到村中來遭擾，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多養幾條惡狗，倒可以擋住這羣臭賊們，累了一天的人，夜間也好安心睡覺，我們這般人除了住在一處的老鄉們，真可以說沒有親戚，沒有朋友了，那還有上門的客人，老爺們是聽誰說的，我們這裏會隱藏着人。」

袁秀峯道：「王昭義，你不用花言巧語，在我面前弄這一套，頭裏引路，我們得搜一下。」這個王昭義立刻把手中的木槓子，向身後的壯漢們一拋，帶着冷笑說道：「世上真是沒有好人走的路，我老頭子好心好意，怕傷了客人，趕緊的追出來，爲是把惡狗趕回去，現在反找出麻煩來，老客們還想搜一下子，一個鄉下人，敢怎麼樣，搜吧，搜吧。」他跟着向身後的三個壯漢招呼道：「趙三，趕緊的去招呼，叫他們快起來，不知那個衙門下來的老爺們，要搜查，快看點，別找晦氣！」袁秀峯扭頭向活閻王金兆慶，大班頭周震，低聲說：「咱們別聽他這一套，說什麼也得把村子裏洗一下。」就在這個王昭義轉身引路之下，活閻王金兆慶，跟袁秀峯，周震，周起鳳，全各提着兵刃，隨在這個王昭義和壯漢們身後，往村子裏走的工夫，突然間聽得前面，那個北山嘴子，要路

口，有人在高聲喊着：「袁師傅，你個快來，我們的人可全受傷了！」這個人一邊喊着，緊往這邊跑來。

袁秀峯一聽，高聲叫喊的正是自己手下的捕快蘇寶義，袁秀峯趕忙一縱身，向北竄出來，那個蘇寶義已經是呼呼的喘着，左額角，嘴唇，全破了，臉上帶着許多血，並且還是一身泥土，空着手，沒有兵刃，袁秀峯伸手把蘇寶義抓住道：「有幾個犯人，從路口逃出去，可看清了是從黑松崗竄出去的麼？」蘇寶義道：「大約是從這裏竄出去的，到現在也沒判明有幾個人，那一帶太黑，這幾個敵人，手底下非常厲害，頭兒你別耽擱，走脫了。」此時活閻王金兆慶，大班頭周震，周起鳳，馮寶壽，全看到這個蘇寶義受傷逃回來，就知道黑松崗外出了事，也全顧不得往小村裏搜查，全趕過來，此時，更看到兩個伙計，架着那個捕快于利，可是連伙計一個個鼻破臉腫，帶着傷，後面黑影中，還有人，走的略近，也看出是打發在黑松崗要路口，埋樁下卡子弟兄，兩個輕傷，一個重傷，這種狼狽的情形，袁秀峯，真覺得臉上發燒。

這次的事，竟會想不到這麼栽到底，趕到把于利架過來，袁秀峯忙招呼道：「于二弟，你的傷很重，可看出有幾個匪人，在黑松崗前動手對付你們？」于利抬起頭來，向袁秀峯道：「頭兒，太對不起你了，現在不便向你細說，反正判明人是逃下去了，我看

頭兒你還是趕緊追下去，這裏沒堵住他們，還有黑旗營，十八盤嶺兩個要路口，趕緊追下去，還來的及。」那個活閻王金兆慶，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好厲害的東西們，真是胆大包身，居然敢明著這麼抗拒官家，拒捕殺差，我金兆慶到要見識見識，這一羣厲害的反叛們。」袁秀峯也是十分忿怒，此時也無暇再聽活閻王金兆慶的報怨話，遂向順天府大班頭周震道：「周老爺，我看請這位馮師傅，留在黑松崗，照顧著受傷的人，一面監視著黑松崗內，伙計們也不用跟隨，全留在這裏吧，現在拚死的時候已到，叫他們跟隨，反到有許多不便，周老爺，認為怎麼樣？」

五 痛創惡役

大班頭周震，此時越發有些灰心了，犯人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大，想再撈他們回來，恐怕是妄想了，只好向袁秀峯道：「很好，就這麼辦，咱們緊趕下去吧，這裏是步步錯，步步錯，事情到現在，想不難弄得這麼一敗塗地了。」跟著向馮寶樹道：「馮師傅，你留在黑松崗，監視着這裏的動靜，受傷的人，也照顧一下，我們不能耽擱，只好緊趕下去了。」馮寶樹答應着，活閻王金兆慶，已經招呼着懷來縣的伙計們，把牲口送過來，金兆慶，周震，周起鳳，袁秀峯，各自飛身上馬，如飛的向黑松崗的北山嘴子闖

出來，懷來縣所派出來安插下卡子的，不止於全受了傷，他們的人，到現在還不夠數，有失蹤的，此時活閻王金兆慶等，這四個人，馬走如飛，已經過了這個要路口。

大班頭周震，跟大興縣的捕頭周起鳳，全是初到此處，一看這個北山嘴子的情形，真是個險要的所在，雖則山嘴子這邊草木叢雜，匪人在這一帶是很好的出沒之地，不過路口那裏，只要守上兩個人，任憑匪人有多好的身手，也闖不過去，靠着東邊，完全是一片懸崖峭壁，往上三四丈高，上面的怪石反探出來，就是有多麼好的輕身也難上下。路口的道路，兩丈寬，西邊就是一片很寬的河面，既沒有橋樑，也沒有船隻，從黑松崗逃出人來，只有明着往外闖，可是懷來縣的捕快伙計，完全受了傷，雖則時候急促，不容細問，可是他們就沒有一個說清楚，動手的匪黨，是什麼情形，這已經不問可知，連敵人的面貌全沒辨別出來，就叫人全給收拾了，可見敵人手段的厲害，順着這片山崗子前，一直往東北轉，夠奔黑旗營，有三十多里地道路，在他們往前緊趕的時候，把顧倩娥等闖出黑松崗要路口的情形，再補敘一下。

顧倩娥，秦佩，陸萬川，隨着柴守信，金四義弟兄二人，從黑松崗小村子後面轉過來，正是黑松崗前，十幾條惡狗猛撲，官人們是驚慌亂竄，這邊人喊馬嘶，亂成一片，這五個人，從小村子的北頭轉出來，貼近山脚，這裏可沒有人家了，這就仗着黑松崗的

主事人，就是那個王昭義，他還一點不假是真名字，那個袁秀峯也猜的不錯，他正是當年黑龍江，狼闖出過萬兒來的，名鏢師燕尾鏢王昭義，這位老師傅，竟也歸入白山劍客門下，他應付的得法，這羣惡狗放出來，恰是時候，把這般官家的人馬，完全擠的往南退，這個北山嘴子，跟南山嘴子，距離着好幾十丈遠，這個小村子原本就沒有什麼燈火，黑沉沉一片，可是柴守信，金四義，全知外面有伏樁暗卡，監視着路口，並且早已查明，外面是四個人，他們從昨夜就到了，化裝成砍柴的，揀糞的，全散佈在附近，夜晚他們必然要緊守在路口這兒，以便監視出入的人。

柴守信忙向身後的人打招呼，叫他們趕緊把身影掩蔽起，自己悄悄的從山嘴子邊輕輕移動身軀，是緊貼着山壁下轉過來，向山嘴外仔細辨別，可是黑沉沉任什麼看不到，柴守信剛抓起一塊石頭子來，要抖手向外打，柴守信雖則是十分輕靈謹慎，可是就這麼闖出來，若不是那邊一羣惡狗在發着威，柴守信一樣的形迹敗露，這邊只要聲張喊嚷，南山嘴子那邊一聽到了喊聲，立時趕過來，就讓是顧倩娥等依然闖得出去，形迹上可完全敗露，落在活閻王金兆慶等的眼中，將來的事可有極大的影響。

現在這般風塵豪客，費這麼大手腳，就是始終要保持着，不跟官家所派下來的這羣鷹犬正式對面，因為御史顧庸方，顧倩娥姊弟，現在雖則到了口外，依然沒逃出軍機大

臣那中堂的掌握，還得往遠處走，現在就是叫追趕的人，始終不能判明，頭一撥是誰，第二撥是誰？弄個是似而非，迷離莫測，柴守信手中握着石子，剛要往外打，在這山嘴子轉角，一片深草中，突然喇的一響，一條黑影，從裏面竄出來，俯着身軀，向對面河堤邊，一片葦草中鑽去，柴守信吓得一身燥汗。

因為這個人離着自己太近了，相隔不過四尺多遠，倘若自己再往前探過一兩步去，不要說用暗器，就是用石頭塊子，也能把自己砸傷，個人的形迹早已勾落在他們眼中，這時柴守信伏身不敢動，對面葦草中，却有人發話道：「小陳，看清楚麼？怎麼狗叫的這麼厲害？」葦草中另一個人說道：「大隊的人全到了，在這裏看得見，你看，那不是——羣牲口飛竄麼，好凶的狗，咱們可把這個路口守住了，他們把天鬧塌了，管不着，反正這裏沒有走出一個人去，就算對得起他們，你還退回去，守在東邊，在這種情形下，許有趁亂往外闖的？」此時葦草中，有一個人鑽出來，他是想仍然退回東邊山壁下，柴守信一看這種情形，闖不出去，不動手是不成了，並且這個人，完全向自己這邊走來。

他剛往東走出兩三步來，突然偏着北邊，上面那片突出的怪石上，嘩啦的一響，響，四五塊石片從上面掉下來，離着地四五丈高，砰叭的一陣暴響，走出葦草中這人，口中嘞了一聲，他扭頭招呼：「小陳，上面是什麼？」這時葦草中，喇的一響，又站起一

人，意思不到的，竟從葦草中閃出一道黃光，直向山壁上照去，這種燈光照得最遠，柴守信知道他們帶着孔明燈，這於自己可不利，他的燈光只要往這邊一擡，個人的形迹就完全敗露，在燈光一閃之下，柴守信在這時，可不敢遲延，手中握着的石塊，一抖手照着這盞孔明燈打去，「叭」的一聲，把燈給打落地上，柴守信從山壁下，往外縱身，可是那片突出的山壁上，突然有人一聲怪叫，我活不了，救命哪！您的一下，從上面掉下一人來，這聲高，人從上面往下落，那能不摔個骨斷筋折，這個人往下一落，可是沒聽到被摔的聲音，只有發着喊，哎喲完了！柴守信他可把往外竄的身形收住，他知道，這個人沒被摔，可是對面從葦草中，竄出來的人，口中却在招呼着：「弟兄們，拉傢伙。」這時從葦草中，一連竄出兩個人來，他們全往北邊掉下人來的山根下，緊跑過來，到了北邊的山根下，頭一個口中招呼着道：「小陳，老馮，真死摔一個，可是這個傢伙怎麼上去的，大約就是逃犯想翻山逃走，先送了命，老馮，火摺子有沒有？咱們看一看，像那一個。」就在他話剛落聲，地上倒着的這個人，突然一個鯉魚打挺，從地上猛竄起來，口中在喊着：「跟你們鬧着玩呢。」

這三個人，因為離的太近了，這個人突然躍起，吓的伙計們一聲怪叫，往後竄出來，可是這個人，跟着往前一擡身，嘆的已經抓住了一個，往回一帶，口中喊着：「相

好的，還想走，回來吧。」往北一甩，這個人摔出丈餘遠，連聲哎喲，倒下去，就沒爬起來，此時另外兩名官人，已經醒悟過來，這是上了人家的當，一個手中一口單刀，一個一柄手叉子，向這個人猛撲去，柴守信此時已經辨別出，趕情山腰上下來的，正是自己當家的，飛虎黃謙，柴守信趕緊的向山嘴子這邊一縱身，金四義正在探身查看，先前因為沒有聽到柴守信的招呼，不敢冒然往外闖，此時已經聽到路口外連聲怪叫，金四義隱蔽着身形，從山嘴子這兒往外轉，並且情形也很緊了，黑松崗的小村前，那羣獵狗已被趕回去，恐怕官人這就要往路口外派人過來，那一來恐怕就走不脫了。

金四義這一探身，柴守信正好向他一揚手，招呼着顧倩娥等，往外闖，可是就在倩娥，秦佩，陸萬川，從山嘴子路口這裏竄出來的一剎那間，懷來縣的捕快蘇寶義，子利，帶着四名伙計，手中各提着兵器，如飛的向路口這邊撲過來，金四義趕忙向倩娥等打招呼，快往西，穿着葦草奔樹底下，因為現在是兩個官人，跟飛虎黃謙正在山壁下這邊動着手，所以金四義帶着顧倩娥等，從西邊竄出來，為的容易把形迹隱去，這時飛虎黃謙已經又打傷了一名官人，倩娥跟秦佩先行竄進這片葦草中，因為倩娥，秦佩，陸萬川他們，雖則能行動了，可是身上的傷，那能好的那麼快，他們縱躍的功夫，全不能施展，山嘴子裏邊的官人，已經很快的到了路口這裏，跟黃謙動手的這個官人，手底下還

是非當俐落，此時他的刀竟被飛虎黃謙，一掌磕飛，這個官人一翻身，拚着命的往山嘴子這邊竄，口中高喊着：「你們快來，犯人竄出來了。」蘇寶義，于利，和四名伙計，全到了要路口這兒，聽到喊聲，並且還聽出是本衙門的弟兄，陳標，于利趕忙的高聲答道：「小陳，我們來了。」他頭一個縱身竄出路口。

可是這時柴守信往前微一聳身，一矮身，右腳伸出去，那名官人刀出了手，拚命的向這邊一路跑，柴守信低聲喝叱：「躺下。」右腳一崩勁，往北一搥，在這個官人的右腿迎面骨上一碰，這名官人是雙料的苦子，哎喲一聲，身軀向前一倒，可是柴守信腿上的力量太大，竟把他兩腿崩得全往後一揚，上半身整個的往地上摔，雖則還用兩手撐了一下，可是又哎喲一聲怪叫，已經摔暈過去，整個的臉，全被石頭擦破。

這個時候捕快于利竄出路口，蘇寶義也跟着于利的身後竄出來，四個縣衙門的伙計，也同時往北緊撲過來，此時金四義已經招呼着倩娥，秦佩，陸萬川從西邊河堤前草中竄過去，前面就是一排松樹柏樹，順着河堤一直的向北排下去，非常濃密，金四義是招呼着這三個人趕緊的從樹蔭下竄過去，好繞出前面這個彎轉的狹道，就在金四義剛到了頭一棵大樹下，口中低聲招呼：「快着點走。」可是這時靠着北邊一點第三棵大樹上，噍喳一響，上面樹枝有折斷的，從樹杈子上竄下一人來，一回首，從他的腰帶子

上，拔出一口刀來，厲聲喝喊：「反叛們站住，老爺在這等你們多時了。」跟着他一仰頭，高聲向路口這邊喊：「弟兄們還不趕緊上，我這截住了。」

原本他們是四個官人在這裏埋樁下卡子，柴守信從道口竄上來，只發現三個官人在這裏潛伏，飛虎黃謙從山半腰跳下來，打傷了他們到現在一共收拾了五個，雖則先前黑橋崗燕尾鏢玉昭義以及梨樹坡所派出的人，全探聽得黑松崗這裏把的很緊，發現過四個官人喬裝改扮，此時只發現三個，在匆遽逃走下，無法斷定，他們究竟有幾個人了。

金四義跟顧倩娥等從兩邊一闖過來，這個作線眼的官人，趕情伏身在樹上，這種情形，分明是被他看個真真切切，他亮刀攔路，後面的蘇寶義，于利兩個捕快，也是猛往兩邊撲，金四義罵了聲：「狗腿子，你敢阻二太爺的去路。」往下一矮身，把腿蓋上的二柄短刀已經拔下來，往前猛撲，樹上跳下這個官人，他因為路口那邊大已經到了，胆量壯，他把手中刀一揚，也是往前猛撲，可是他身形，還沒離地方，突然頭頂上有人喊：「相好的，別走。」唰的一條繩索甩下來，一個繩子圈，正套在這個官人的脖項上。

這小子在懷來縣連個正名字也沒有，不過是給大班頭袁秀峯手下効力，這小子叫火蠟子孫五，平時借着一點衙門口的勢力，無惡不作，賒借誑騙，踰寡婦門，欺負老實

人，他是無惡不作，什麼下流事全敢辦，可是十分狡猾，事情辦出來，不漏湯，不漏水，嚴然合縫，還專能巴結一班捕頭捕快們，所以在衙門口好幾年的工夫，他居然沒犯過案，這次被派到黑松崗這裏安樁下卡子，他處處是比別人狡猾難惹，天一黑的時候，他決沒向三個伙伴打招呼，抽冷子上了這個棵大槐樹，隱匿在樹帽子內，他是拿定了主意，要在這次事上立了功勞，補個正名字，那知道惡人自有惡人磨，他狡猾偏偏遇上子梨橋坡這位少當家的小三子。

小三子從黃沙港退下來，趕到黑松崗，飛虎黃謙已經先行越過路口，明看這一帶是沒有上去的道路，可是不論多險峻的地方，只要在這一帶住久了的人，總能找到可以撻升之處，飛虎黃謙得到黑松崗當家的燕尾鏢王昭義的指示，就爲是監視這四個埋樁下卡子的官人，這個火蠟子孫五，隱身在大槐樹上，已被飛虎黃謙發覺，小三子一趕到，飛虎黃謙悄悄指示他，叫他收拾這個傢伙，小三子練就了拋綿繩套索的功夫，在大樹旁等候着，趕到事帶一發作，火蠟子孫五自以爲自己的形跡嚴秘，任何人不知道，更看清了有四個犯人闖出路口正往這邊逃下來，他自認爲自己算計的十分週密，這一來，已經發覺犯人的蹤跡，後面的人也跟着趕到，總可以捉住一兩個。

他從這棵槐樹杈子上往下翻，嚇嚇的直響着，他是決不介意了，他往下跳，小三子

已經翻上去，此時往前一撲，小三子這條綿繩套索，照准了他頭上一拋，套個正着，跟着往起用力一提，索，火蠟子孫五這個罪孽大了，他怕着用刀砍，用手抓，可是綿繩套索的活扣，往上一提，把脖項已然勒緊，跟上吊是一個罪孽，氣一閉住，兩隻胳膊就抬不起來了，竟被小三子提着索，把他往上拉。

六 黑旗營阻難當頭

蘇寶義，于利兩個捕快和伙計們，既聽到喊聲，也看到人跡，這二人頭裏往前一撲，柴守信從東邊山壁下一聳身，已經撲到西邊，往于利的身旁一落，雙臂一抖，一個黑虎伴腰，照着于利攔腰打過來，捕快于利趕緊的往旁一閃身，掄手叉子往柴守信的雙臂上捺。

那個蘇寶義見有人已經撲過來，掄刀照着柴守信剝下來，可是刀才砍下來，身後一陣涼風撲到，撲的一下，右臂被人抓住，他趕忙左脚向前一滑，身軀猛往北一帶，抬右腿，向後猛踹時，那知道，這條右臂如同被鋼鉗子夾住一樣，疼澈肺腑，刀已經抓住，右腳踹出來，被人一把又把腿腕子抄住，往外猛一抖，把這個捕快蘇寶義整擡出丈餘遠，倒在東邊的山根下，也受了重傷。

那個子利他身形比較着輕快，手叉子撩出去，柴守信在這種地方，依然得遵着掌門人的指示，但分得已下，不許跟所有的官人和北京城所下來的正式對面，叫他們認清了面貌，這就爲得不留後患，柴守信雙掌打空，趕緊向左一攙身，向東邊山根下竄出去。可是他們所帶來的四五個伙計，各掄單刀鐵尺，齊往這邊撲，柴守信剛伸手撒腰間圍的七節鞭，飛虎黃謙已經飛縱到身旁，低聲喝叱：「柴老二這裏不用你管，護着他們趕緊走，黑旗營不易闖了。」柴守信趕緊的嗖嗖一連兩個縱身，斜穿着狹官道，已經到了對面的樹蔭下。

此時小三子把那個火蠟子孫五連繩子帶人，拴在樹杈子上，金四義也在招呼着傅娥等趕緊往前闖，此時可有兩名伙計看見這邊一行人影，順着樹蔭下往北逃，這兩個伙計提着單刀鐵尺猛撲過來，口中還喊着：「反叛們，還想逃麼？還不給我站住。」此時小三子在樹杈子上看到金四義帶着傅娥等已經順着樹蔭下竄過去，小三子忙招呼了聲：「師叔，趕緊越過前面山灣，岔道口那有咱們的人。」此時這兩個伙計已經撲過來，小三子從樹杈子一飄身，往下一落，正擋住縣衙門伙計的面前，小三子口中喊着：「相好的才來。」

這個使鐵尺的掄起鐵尺來，照着小三子的頭頂上砸下來，小三子微往旁一攙身，口

中在嚷着：「好像伙。」鐵尺從肩頭旁砸空落下去，小三子左掌向外一抖，叭的一下打在這伙計的左頰上，這個伙計哎喲一聲，向旁一閃身，鐵尺掄起來，橫往小三子身上砸來，小三子往下一矮身，鐵尺從頭頂上掃過去，跟着往起一長身，雙掌一抖，往這個伙計的肚腹下一插，口中罵着：「去你娘的吧。」這個伙計的整個的身軀被托起，倒送出去，砰的一下，後腦脊背正撞在樹幹上，跟着倒下去。

那個使單刀的，餓虎撲食，向小三子猛撲過來，口中罵着：「好匪徒，敢拒捕。」這口單刀照着小三子斜肩帶臂劈下來，小三子口中喊着：「好小子，還會耍刀。」刀砍到，小三子微一攙身，單刀從自己的右肩頭旁往下一落，小三子右臂往外一穿，照着這個伙計的右肩頭下，右腋上，這一掌打個正着，跟着左掌向外一穿，口中喊個「去」字，砰的一下，搗在伙計的肋骨上，只喊出半聲來，刀出了手，身軀倒向樹後，這時飛虎黃謙向小三子身旁一落招呼道：「小子，還不離開這裏，黑旗營有咱們爺們一場熱鬧戲，他們決不會走在柴老二的後頭了，小子，跟着我走。」

此時黑松崗前已經得到了這裏的人全被收拾的信息，活閻王金兆慶，懷來騷的捕頭袁秀峯，順天府大班頭周震，大興縣捕頭周起鳳，已經各自抓到自己的牲口，緊往黑松崗北山嘴子這裏撲過來，飛虎黃謙，帶着小三子聳身竄上槐樹杈子，隱住身軀看明了從

黑松崗下來的，就是這四個人，他們的牲口疾走如飛，決不在這一帶再搜索，這就因為他們已經得到確實信息，逃犯是才在這裏脫身逃出去，他們是緊撲黑旗營，要在那裏堵截，所以絲毫不敢耽擱，一直順着北山嘴子前這個山彎子緊撲下去。

飛虎黃謙跟小三子爺兩個，往樹杈子上飄身落在下面，黃謙向小三子道：「小三子，現在差不多可有四更左右了，他們的牲口走的快，到黑旗營不到三十里路，前是柴老二，金老四護着他們三個的從山彎子繞道走，這次是準被他們堵上，現在黑松崗已經有官人把守，無法向這裏當家的打招呼，小三子賣賣力氣，咱們兩條腿要追四條腿的，成不成也得拚一下子了。」小三子道：「爹爹你放心，我們雖則追不上這幾個官家的狗腿子，可保險能夠竄在柴二叔金四叔的頭裏，那就成了，反正說什麼不怕人落在他們手中，過不了黑旗營，我們也得設法接應，把人隱匿起來，別耽擱趕緊走。他沒有添什麼出類拔萃的人物，咱們爺們難道還不敢跟他們招呼麼，我還認定了我朱大伯也可以趕了來。」飛虎黃謙答了個「好」字。這爺兩個一伏身，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鹿伏鶴行，疾走如飛，腳底下是真快。

其實他們爺兩個全有牲口，就是沒法子帶過黑松崗了，並且事情誰也不能預備的那麼一絲不露空，黑松崗這裏，倒是給柴守信，金四義，顧倩娥等五個人預備了牲口，已

經隱藏在前面岔道口山嘴子內，可就沒想到飛虎黃謙父子也得用牲口，這爺兩個此時只好拚命奔馳了。

且說柴守信，金四義帶領着倩娥，秦佩，陸萬川，從前面道彎子轉過去，全是把身形掩蔽着，順着山邊往東北轉過來，出來沒有多遠，前面道邊子上，已經有人打招呼，噓噓的連吹了三聲，柴守信趕緊竄在頭裏接了聲，正是黑松崗派來的人在此等候，這壯漢向柴守信舉了舉手，轉身向一片柳林下穿過去，柴守信趕忙向身後的人打招呼，跟隨這人身後順着山脚下往前出來不遠，一個小山口，這個壯漢頭裏引路，順着山口走進來，柴守信低聲招呼道：「弟兄，恕柴老二眼拙，怎麼稱呼？」

這個壯漢扭着頭答道：「我叫韓三順，你是柴師傅，你不認得我，我倒認得你，你跟金師傅，那兩輛轎車子就是很好的招牌。」柴守信道：「所以我們車子趕緊的在黑松崗南已經隱匿起來，這一帶不走官道，我可十分生疎，韓師傅，往這邊山道裏可以走麼？」

這個韓三順忙答道：「這裏邊有一條小道，可以轉過去，不過牲口放不開韁繩，那羣官面上的鷹犬們，可全有很好的牲口，不跟他們加着勁的較量一下，黑旗營不易過，現在又是跟他們爭那個要路口的一刹那，不過我可沒有那麼大本領，誰能竄在頭裏

去，因為他們完全走的是官道，不過我想好了主意，咱們又得冒險幹一下子，柴師傅，我可是跟你商量，我是在王當家的手底下當伙計的，我說的不對，柴師傅可不許因為客氣，不好不依從我，誤了事，出不了大差錯。我想咱們全担不起，是不是？」柴守信道：「韓師傅，你這個話對。」這個韓三順，他說着話，腳底下可不停，也決不向後面的人打招呼，因為現在是時間緊促，不能再就攔了，這時韓三順招呼道：「柴師傅，告訴他們幾位脚下留神，這裏有一段較高的石崗子過去路就平了，我是想着現在從北山嘴子這一帶避開官道，能走出四五里，可是前面也沒出口，奔官道走一段路有半里地，在那裏再竄進黃牛套山環，從那裏還可以走四五里的山路，不過柴師傅你計算一下，這麼走太耽誤事了，我想我們也可以通權達變的把心眼活動一下，官人們牲口快，從官道已經全淌下去，咱們還是從前邊上了山道，反追他們走，不過咱們把人散開，這裏倒是預備了六匹牲口，足夠用的，我頭裏給你們淘道，完全從官道上，要趕這十幾里路，到了黑旗營附近，咱們再鑽進山去，從山裏走那二里多的山道，就到了黑旗營出口那裏，這麼比較着可快的多，這幾匹牲口，脚程可全不慢，我們這麼趕下去，雖則不敢妄想能買到他們頭裏，可是要能跟他們走平了，他們到我們也到了，只要叫他們緩不過氣來，天也沒亮，我們就容易闖黑旗營的要路口，柴師傅，你認為這麼辦，怎麼樣？只是官道上不

敢預定，因為翻上官道之後，十里外的地方，可沒有進山的道路了，懷來縣那邊後隊若是再追上來，可落個前後夾攻，柴師傅，你仔細盤算一下怎樣好？」

柴守信道：「韓師傅，我可決不是客氣，就依着你的主意還是翻上官道緊趕這十里，黑旗營那裏減少許多危險，我們有動手的餘地，不能叫這羣鷹犬們到的太早了，他們從容佈置，人再隱匿起來，我們就是冒險闖出去，恐怕前途也走不脫十八盤嶺，也非落在他們手裏不可，就這麼幹。」此時已經越過這段石崗子，聽見前面不遠，山道上的小樹旁有馬蹄子觸踏石頭地之聲，韓三順向柴守信道：「柴師傅，牲口就在這了。」

這時金四義，顧倩娥等腳下全緊走了幾步，陸萬川竄到衆人前面，向這個韓三順打招呼道：「這位韓師傅，我陸萬川也不向你多說客氣話，就誤工夫了，黑松崗也沒得拜望你們當家的，韓師傅替我們說一聲，只要這場事辦完了，我們必要登門拜謝。」這時柴守信趁着大家伸手解韁繩的工夫，全給韓三順指引一下，韓三順自己把牲口也牽過來，向衆人打着招呼，跟着說道：「我韓三順可不是粗野無禮，就是不引見，我已經全知道了，梨樹坡的朱老師，說的很清楚，就恐怕事情有變化，人走散了，叫我們知道被接應的全是什麼人，臨時不致誤事，衆位別耽擱，上馬，這一段山道，雖則不大好走，只要襠裏扣緊了，有危險的地方，我必打招呼，這條路請放心，沒有一點事。」

這個韓三順頭一個一聳身竄上馬背，身子矯捷，上馬的情形又快又俐落，人落在馬鞍子上，脚才找蹬眼，柴守信等也全上了牲口，不過連金四義全十分注意着，顧倩娥，秦佩等，因為他們身上全帶着傷，此時是要逃出這班惡魔之手，不得不咬着牙忍痛往前逃，可是柴守信，金四義很担心，怕他們牲口上騎不好，事情可就越發危險了，韓三順頭裏引着路，韁繩一抖，他頭裏已經走下去，牲口雖不是疾馳，可也不慢，柴守信，金四義故意的把牲口落後，他二人趁着在這僻靜的山道裏走着，爲是仔細注意一下顧倩娥等牲口上的情形，順着這條荒涼山道往北下來。

柴守信，金四義見顧倩娥牲口上的情形，倒是很熟練，一連幾次上高坡走下道，在馬背上身軀很穩，柴守信，金四義略微放了心，前面韓三順的牲口越走越快；有時候能夠借着暝月之光，辨別着眼前的路徑，有時候走到彎轉的道路黑沉沉，任什麼看不到，這可就仗着韓三順頭裏引領着，不住的打着招呼，約摸有一個時辰，韓三順的牲口向西轉下去，順着一段山峽旁，走進一段很狹的山道。

韓三順扭頭招呼道：「柴師傅，招呼大家韁繩勒好了，慢着點，前面就是山口，到了山口附近，你們略停一下，我先闖出去，淌一淌道上的情形。」柴守信在後面答應着，這個韓三順一抖韁繩，他這匹牲口，往前緊竄下去，可是這個狹小道上，他一放開

韁繩，辨別着他的馬蹄子帶出來的聲音，是真夠險的，牲口的蹄鐵，不時的在石頭上登滑了，哧喳喳，哧喳喳，暴響着，在黑影中，竟看到他馬蹄子下，不時帶起火星子來，韓三順馬上的身形，忽起忽伏，不住的呼喝着，已經出去很遠，看不見他的影子了。

這五個人只好把牲口略微放慢，全是緊握着韁繩，腿底下用力，又走了一盞茶時，遠遠的已經看見山口，柴守信牲口竄在頭裏，到了山口邊，把牲口全勒住，等待着韓三順，牲口剛停住，沒有多大的工夫，突然在山口的偏着北邊的一段六七丈高的山崗子上，發出石塊滑落之聲，柴守信趕忙向大家打招呼，牲口往後退，上面有人，可是他的話聲甫落，一條黑影已從這片高崗上倏起倏落翻下來，已經打着招呼道：「柴師傅，是我。」柴守信等這才聽出是韓三順，真想不到他離開牲口翻上山來。

這個韓三順很快的飄身落在山道上面，柴守信趕忙打招呼道：「韓師傅，怎麼樣？我真佩服你，這麼快竟是翻上山頭，外面可走得麼？」韓三順抹了抹頭上的汗，向柴守信道：「我因為這一帶靠著對面河堤，盡是樹林葦草，我恐怕猴崽子們在附近有人潛伏，所以我翻上山頭，故意的在這一帶露些形迹，是否道上有伏樁暗卡，既然跟這羣萬惡的東西拚上，有一分力量要使一分力量，倒要跟他們爭最後一招，柴師傅，只管把牲口往外放，金師傅牲口下了官道，注意著來路上就是了，我前邊去，給你們開路。」他

嗖嗖兩個縱身，竄出道口，趕到柴守信，顧倩娥等這五個人，再出了山道口，這個韓三順腳底下是真快，往北已經出去十幾丈遠，小樹林邊，立刻一陣馬蹄子聲響，他那匹牲口如飛的向北疾馳而去。

柴守信，金四義兩個人一前一後，把顧倩娥，秦佩，陸萬川夾在當中，全是緊加鞭，如飛的緊跑著，這五匹牲口脚程很快，牲口的四蹄翻飛，捲起一片烟霧，如風馳電掣一般，一氣兒就出來四五里，可是柴守信始終沒看到韓三順的影子，順著這片高山大嶺邊，隨著山勢的彎轉，在這黑沉沉的一條土道上，五匹牲口全是沒命的狂奔，一刻也不敢停留，不過牲口這麼緊走著，這般人在馬上全注意著時候的早晚了，此時斜月西沉，估量著時候可不早了，計算著道路，馬走得這麼快，這二十幾里官道，絲毫沒有耽誤，可是前面還有一段山道，一直的通著出黑旗營的山口，韓三順已經說過，必須翻山走，更得躲避著活閻王金兆慶，前面的山道不會好走，定然有極大的耽擱，以現在的時辰看來，趕到黑旗營不知是能闖不能闖了，只要天一亮，這半夜的奔馳，就算白費力了，柴守信不住的向陸萬川等打招呼，緊加鞭，往前趕。

七 崖上偷窺山村怪漢

現在可真苦了顧倩娥，秦佩兩人，身上全帶着傷，騎牲口，任憑你騎術多麼好，也是全身的力量，現在更是把韁繩放開，催着牲口往前疾馳，顧倩娥，秦佩身上的傷，全沒好，這一用力，覺得傷口處疼痛難忍，還仗着這種牲口全是預備跑長路的，馬鞭子前邊全有鐵過樑，可以抓着他，借着鐵過樑的力量，緩和身上的疼痛，不過這種鐵過樑，不許用死力的抓他，牲口吃不住勁，他立刻就不好好的走，和你掙扎，顧倩娥因為是自己一家人，遇到殺身大禍，亡命口外，這一般風塵異人們，全是素不相識，一個個俠骨熱腸，破死命的相救，真叫人萬分感激，此時事情是越發危險：黑旗營是否能夠得過去，對於前途是全沒有把握，自己身為這場事的主人，眼前的痛苦，真有些難禁受，可是自己想到，無論如何，也得咬着牙掙扎下去，任憑身上如何痛楚，總比死還強得多，萬一能闖過黑旗營，再過了十八盤嶺，就可以跟父親弟弟相見了，顧倩娥在馬上又痛楚，又難過，不住的流着淚，好在是黑夜奔馳，誰也看不見誰。

正往前走着，那個韓三順的牲口從前面翻回來，柴守信頭裏把牲口已經勒慢了，韓三順牲口到了近前，一打盤，在柴守信的馬頭裏轉了一遭，牲口走順了，韓三順同柴守

信招呼道：「柴師傅，咱們可得進出口了，除去前面這個牛角坡的路口，再找不出奔黑旗營的叉道，這一段山道，可不大好走，招呼大家留神。」韓三順說着話，他把牲口略爲勒了一下，把柴守信的牲口讓過去，韓三順的牲口，跟倩娥的牲口，並了頭，向倩娥打招呼道：「姑娘，真難爲你，夠了勁吧，身上的傷，一定也疼了，姑娘這是沒法子事，只有咬着牙掙扎着，前面進了牛角坡，牲口再想那麼跑全不成了，姑娘馬上多加小心吧。」

倩娥此時那還答得上話來，吁吁的直喘着，強掙扎着，說了聲：「韓師傅，謝謝你的關心，我還能支持。」這個韓三順已經聽出倩娥喘的太厲害了，韓三順不由恨聲說道：「好萬惡的東西們，他們算把人害苦了，叫我韓老三得了手，我是報復的。」他立刻一抖韁繩，催馬前進，牲口仍然竄在頭裏去引路，倩娥聽到這個韓三順的話，自己真是感激涕零，軍機大臣那中堂，官高爵顯，位極人臣，他竟那麼貪心不足，任意的逞凶作惡，他手下一般爪牙們，更是窮凶極惡，可是自從禍事發作以來，所遇到的這一般風塵異人們，一個個全是那麼熱腸俠骨，氣壯山河，他們心中完全是要爲天地間主持正義，最難得的不計一身禍福，這種慷慨大仁大義，真叫人可敬。

這時前面的韓三順把韁繩一拎，轉進一個山口，從一進山口，就是一大段斜坡，果

然道路十分難走，山道上有草的地方，還容易走些，有的地方堅硬平滑，牲口的蹄鐵走在這種山道上，極容易失足，馬上的人完全得把韁繩把握好了，襠裏也得扣緊了，牲口失足，一摔下去不死必傷，現在不過比較的走得慢，全可以略為緩緩氣，韓三順牲口在頭裏在這麼難走的山道上面，他依然比別人快，陸萬川，秦佩這一老一少，跟顧倩娥的情形就不同了，倩娥雖則也隨着鐵雲峯老師傅，練了幾年名門正派的功夫，他終歸是沒在江湖上歷練過，陸萬川，秦佩在裕王府當護院的武師，他們可是全在江湖上歷練過，這種人全是眼裏不下沙子，對於柴守信，金四義兩個人，他們雖則明面上是梨樹坡兩個車把式，並且聽他們自己人說話的情形，這弟兄兩個，決不是此時爲了接應這般人，暫時來當這份差事，他們哥兩個的兩輛騾車，常川來往關東口北一帶，這兩個人，並且也始終沒有施展身上的功夫。

可是陸萬川，秦佩，已然看出柴守信，金四義，全是一身好本領，他們一天一夜的工夫，就沒有好好的歇息一下，仍然是那麼精神百倍，可是黑松崗又遇到了這個韓三順，這個人情形又不同了，他一動一靜，決不是作領率人物的情形，看的出來，他是黑松崗燕尾鏢王昭義手下的弟兄，可是這條硬漢，氣魄那麼雄厚，他抬手動腳，全是那麼有力氣，真是一個銅筋鐵骨的漢子，陸萬川，秦佩暗中越發的知道，白山劍客彥老

師手底下頗有能人了，此時韓三順牲口在頭裏引路，凡是山道上難走的地方，他頭一個全親自試過，不住的向後面的人打招呼，這般人省了許多力氣，避免了許多危險，順着這段山道往裏走，看着方向，是一直的奔了正東，雖則山裏的形勢沒有多長一直的道路，不時的彎轉着，可是辨別得出來，韓三順領着路，完全是往東走，往山道裏邊走出有二三里的路來，韓三順扭頭招呼道：「再轉過前面這個山灣，往北轉，可就是老龍套口了。」

這時柴守信，金四義把牲口一領，往前竄過去，向韓三順打着招呼道：「三哥，既然已經到了老龍套口，那麼你看天色可不早了，離着黑旗營還有一里多地的山道，我們的牲口似乎得頂着吧，這種鐵蹄雜踏，聲音聽的太遠，出了套口，就應該把形跡掩去，韓三哥，咱們的牲口倘若拋在這裏，那麼闖過黑旗營，還得照樣用，趕奔十八盤嶺是一天的路呢。」韓三順道：「沒有那麼便宜的事，不是我韓老三小家氣，我是捨命不捨財，牲口說什麼不能扔，一定要帶過黑旗營。」

金四義道：「韓三哥別鬧玩笑，黑旗營是一個要緊的山口，我沒有那麼大力氣，扛着牲口，從山上飛過去，韓三爺，說真的，牲口藏在那裏，先把他們二位送過去，咱們再想法子，只要我們的人闖過去，這班鷹犬們，必然也就撤回去，他們不會像傻狗等飛

禽。中說話間因爲牲口全沒停，遠遠的已經望到老龍套口，這是偏着黑旗營的東邊，出了套口，可就是真奔黑旗營，柴守信，金四義是真着急。

韓三順這時才把牲口勒住，他把牲口圈過來，向柴守信，金四義道：「柴三哥，金四哥，韓老三從來不敢跟你們二位開玩笑，我也決不在好弟兄們面前弄玄虛賣弄手段，那叫人多笑話韓老三沒出息，牲口是一定要過黑旗營山口，因爲黑旗營這裏不養牲口，他們沒有預備，所以我說必須帶過去，到了套口附近，你們幾位把牲口全交給我一人，好在牲口是黑松崗養熟了的，我一個人照樣的照顧，你們幾位各自分散開，先給套口這一帶查看明白了，先看看有動靜沒有，只要這一帶沒有人，他們全在黑旗營路口那裏埋伏，你們只管往前闖過去，到了黑旗營的南邊，那邊小山崗子附近散伏開，天亮了也沒辦法，不能因爲天亮了就退縮不前，只有闖過去才是活路，時候耽擱越久，危險越多，更不容易走開了，看一看山前一帶倘若沒有黑旗營的人出頭接應，我們可要等一等我們可不能盡是等候，至多半個時辰，闖黑旗營，這我韓老三，也沒有預定的辦法，和十足的把握，飛虎黃謙父子二人，他們不會不到，真個的到這時全不到，沒有別的，我們是自己的事自己辦，那時聽我招呼，韓老三要鬥一鬥想阻擋我們的人了，看見麼，這幾匹牲口，就是我要闖黑旗營山口的理由，他倘若他們真把我擋住，你們看一看，當時的情

形，只要能夠動手，可別含糊了，改這六匹牲口，就要闖關奪寨，他只要敢擋我的；就許先叫他落個分尸慘死。」

柴守信，金四義聽這韓三順這個話，不敢作表示，因為他實沒有深交，只於知道他是隱跡風塵中一個好手，此時他這個話，是一點別的辦法沒有，完全是力拚，這就危險了，恐怕走不脫，活閻王金兆慶等既然在黑旗營安樁下卡子把守，這是最後的一個緊的地方，十八盤嶺雖則也很險要，可是那種地方山勢大，他手大遮不過天來，這個地方恐怕不容易過去了，現在不能遲疑，也不便再說什麼，只好聽從韓三順的話，各自翻身下馬，把身上腳下全重收拾一番。

柴守信，看到顧倩娥小姐那種疲憊的情形，越發的擔心，雖則他強自支持，決不肯在這班人面前示弱，可是關黑旗營時真個動起手來，這班人一個照顧不到，他的危險比什麼人全大，可是若叫顧倩娥小姐再落在敵人的手內，那一來對不過鐵老師，並且也沒有法向飛虎黃謙跟燕尾鏢王昭義兩位老師傅交代，雖則是這麼擔心，可是事勢所迫，無可如何，只有闔着看了，當時各自收拾好，仍然是各人牽着各人的牲口，順着這帶山崗，一直的撲奔老龍套口，此時牲口走至山道上，雖則還是一片零亂之聲，不過走的這慢，聲音聽不出多遠去，前面已經到了套口附近，韓三順招呼着柴守信，金四義幫忙，

是兩匹牲口的韁繩拴在一處。牲口先趕進套口附近，一片小樹林中，這時韓三順已經縱躍如飛。一直的撲奔套口的東邊一片層崖上面，柴守信，金四義，可不再等他打招呼，立刻從西邊一段石崗上，也往套口上面翻滾。這個的時候可真險了，眼看着東方已作魚肚白色。

身形到了高處，這上面也長着許多樹木，曉風陣陣撲面，樹梢上的露珠，被風吹下來，洒在柴守信，金四義的臉，更覺得精神一振，兩人身形伏下去，柴守信頭一個一聳身，竄到高崗邊上，這裏離着套口下面可沒有多高，也不過是七八丈，順着套口前一片石坡，過了這段石坡，地勢往東西開展，往北去一大片遍長着野草荊棘的平坦山道，大約有一箭地外，就是黑旗營那個山口了。

山口雖則很寬，但是想往北去，無路可通，這一帶完全算是絕地，往西去一片無路可通的亂山頭，就是通出去，也得到了官道上，往東去，高聳天空的一道大嶺擋着，只有往黑旗營的山口走，這個黑旗營並沒有多大的地方，就只這山裏這一段，順着山口兩旁的高矮不平的山坡上，誰也不挨着誰，隨高就低，建築着二三十間草房，西邊房子多，山口的東邊只有十幾間，可是靠着山根底下，堆着木柴垛，乾草垛，糧食囤，羊圈，牛圈，這完全是務農爲業的山居人家，山口附近這些房屋，冷清清靜悄悄，只有一

陣陣從草房那裏，籬笆圈內發出來一陣陣報曉鷄聲。

按理說，天色雖黑沒大亮，凡是住在這裏的人家，是可以起來了，往東面望去，一個人沒有，這時忽然從西邊離開草房很遠的一片亂石崗子後，轉出兩人，全是鄉下人打扮，兩人全戴着極大的草帽子，把頭面罩在草帽子下，從高處任什麼看不出來，柴守信一看這二人出來的地方可疑，並且更知道黑旗營這裏全是自由劍客率領的門下，爲他奔走效力的人物，他們難道反按樁下卡子不成？要是這樣倒好了，這一定是活閻王金兆慶所領率的人，並沒在這裏，這樣自己這班人安然渡過黑旗營，那真是天大的幸事。

此時那個韓三順在東邊那片崖頭上，他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到了崖頭的西邊上，身軀整個的伏在一個缺口處，正把他的身形擋住了，此時韓三順噓噓的一連輕吹了兩下，套口這裏沒有多寬，不過相隔着兩三丈，柴守信趕忙的答了聲，隱約的見韓三順用手往黑旗營山口的東邊指，柴守信認爲韓三順也是慶幸這裏沒有敵人了，不過此時不敢出聲答聲，伏着身軀只把左手舉了一下，示意他已經看見下面。

這時金四義用手推了柴守信一下，湊到柴守信的耳邊低聲說：「你往西邊看又有一個，我看咱們趕緊退下崗頭，招呼韓老三下來，只要是黑旗營的人，咱們可就不用等待，趕緊闖過去，免得追兵跟蹤趕到。」柴守信低聲答道：「你先等一等，現在面貌一

點辨別不出，看準了再說。」金四義道：「時機稍縱即逝，你看東方一時比一時亮了。」剛說了這句話，突然見由山道旁東邊一個籬笆門內，走出一人，一身藍布短衫褲，大襟頭的鈕子沒扣，光着腿，赤着足，腳底下穿着一雙酒鞋，手裏正用一條黑布襦包，往腰間繫着，這是剛起來，跟着門裏邊有人給他拿出一個糞箕子，一把糞叉子，裏邊的人，可沒出來，跟着退進去，這個人隱約的看到年歲很大，是個身量高的老頭子，頰下有花白的一縷山羊鬍子。

柴守信啊的一聲，向金四義道：「你看，怎麼好像黑旗營的山主。」金四義道：「這麼？這遠路，那看的清楚，那麼東西山坡更一定是黑旗營自己的人了，管他不是，反正這種情形，沒有什麼舉動。」這時陸萬川，秦佩，顧倩娥也全貼進老龍套口邊，各自隱蔽住身軀向前張望着，這時忽然韓三順又向西邊崗頭上柴守信，金四義打招呼，他不住向二人連連招手，是叫二人也到對面崖頭谷。柴守信，金四義只好趕緊退下西邊的崗頭。

秦佩在套口邊看見這弟兄二人下來，他起忙縱身竄過來，湊到身邊低聲問：「柴老師，金老師怎麼樣？眼前所出現的人，全是什麼人，怎麼一點動靜看不到。」柴守信低聲向秦佩道：「你們只管預備着，現在還沒辨別清楚，所出現的人究竟是敵是友，我們

得往崖頭上面跟韓三爺接頭，他有話說。」金四義此時頭一個已經翻上東邊的崖頭，柴守信跟蹤而上，韓三順往那個缺口處，賒抬了抬身，用手向他身房貼着崖邊一指，柴守信，金四義全伏下身去，韓三順低聲向這弟兄二人說道：「你們看着，這可有好戲唱了，情形不對，你們仔細往東西一帶，凡是有高石堆，高崗的地方住身。」

八 惺惺相惜

柴守信趕忙往這邊山坡一帶望去，這邊山崖比較兩邊的崗頭高着兩丈多，更因為此時已經比先前亮了，竟發現好幾處有人潛伏，散佈在附近一帶，這時從東邊走過來這兩個鄉下人，一直的奔當中這片山道，他們的情形是一直撲奔黑旗營的山口，可是從草房籬笆圈口來那個老者，揹着糞箕子，提着糞叉子，也從北邊一直的走到當中山道邊，把糞叉子往道邊的石頭上一戳，鏗的一聲，鐵叉子跟石頭滑了一下子，激起一溜火星子，這個老頭子，先前是低着頭緊走，此時雙手按着糞叉子柄，一仰頭，斜偏着身子，面向從東邊山坡上下來的兩人。

這兩個鄉下人，仍然低着頭往前緊走，可是這個老頭子突然把手中的糞叉子一舉，向西一仰，正把路擋住，口中在發話道：「老鄉先別走，鬼頭鬼腦是幹什麼的，黑旗營

住的老鄉們不吃這一套，得了手，就搶奪我們一下子，不得下手時，裝好人一走，沒有那麼便宜事，你們往這來究竟想幹點什麼，站住了，好好的說明白了，不然，可別怨住在山裏的人粗野，我剛睜開眼，一點糞沒檢着，只好搶奪你們了，你們好在也是吃人飯拉人屎的，趁早說痛快話。」

這時這兩個鄉下人中，內中一個却在高聲說道：「你這個老傢伙，真是活牲口一樣大清早起，不願意和你找麻煩，黑旗營的山道，是你家裏包了的，官山官道，你管的着麼，我們是西山口外小村的老鄉，出黑旗營，給人家種地扛活，這也有罪名麼，老鄉這慶大年紀，你是老實莊稼人，還是學老實的好；爲什麼好好的日子不想過呢，還不把糞叉子擻下，你這樣吓嚇誰？」

這個老頭子厲聲說道：「我告訴你別去，你就聽話，你是扛活種地的，告訴你，我老頭子經七八歲就在莊稼地裏，就沒看見你們兩個這樣的莊稼人，你們自己也不仔細看看，我老頭子手底下要是黑，一糞叉子就把你們先彈倒，回頭再問口供，老鄉，你露了空，裝狠不像狼，裝虎不像虎，鄉下種地的人沒見過像你小子的，一身莊稼人的衣服，腳底下却弄兩隻靴子，你算個什麼的呢？」

這個老頭子話聲中，把着叉子一擻，照着左邊這個答話的人，就是一糞叉子彈下

去，可是這個人身手十分矯捷，他竟是一擡肩頭，斜着倒縱出去，他旁邊這個也跟着往東一縱身，差離開這個老頭子有丈餘遠，可是這老頭子糞叉子並沒往下落，往下砸的勢子雖猛，可是突然的竟是把糞叉子再往起一揚，又帶回去，哈哈一笑道：「小賊，跟你一跳，真砸你，你逃的開麼？老頭子手底下還會個三招兩式，你們也不打聽打聽，黑旗營這裏，誰不知道糞叉子楊，趁早說，偷了我們什麼去，趕緊拿出來，放你們逃去，老爺子年歲大了，多作德性事。爲是保佑我孫子重孫子長命百歲。我決不弄張喊囂，他們一起來，你們想跑，跑的了麼？那非把你們這兩個山賊收拾個稀爛。」這個老頭子是一片譏誚威嚇，可是站在那決不動。

這時突然見從西邊下來那個莊稼人，往前一縱身，厲聲說道：「老狗，你真是瞎了狗眼的東西，拿着老爺們當真賊，拿我們伙計取笑，你有幾個腦袋，告訴你，趁早老老實實給我滾回去，告訴你們這裏的鄉居，就是天亮了，也不准出來，我們是懷來縣下來的官人，並且跟我們來的，還不只於是本縣的人，告訴你這個老狗沒用，你敢在老爺面前再胡言亂語，先打你個通口之嫌，給我滾回去。」這個發話正是懷來縣大班頭袁秀峯。

趕情他們早在一帶埋伏好，也因為這時天已經快亮，所有埋伏在這一帶的人，恐

怕不易隱匿，要立刻調集起來，關照這裏往着的鄉人們，不准出入，袁秀峯是想着把所帶的捕快們，完全散佈在靠山口兩旁的草房前後，此時活閻王金兆慶跟周起鳳全在黑旗營的山口兩旁山腰上面，已經等了幾個時辰，逃犯們並沒出現。可是就在這時這個鄉下的老頭子非常的胆大，他竟是拿着官人再當賊，大班頭袁秀峯這才報字號，可是這個老頭子偏不聽他這一套，腳底下往後撤了一步，把糞叉子往面前一橫，瞪着眼向這個自稱懷來縣官人的冷笑道：「幹什麼拿着官人唬我，你們來了不少，你也是他兩人一道，好小子，你算瞎了狗眼，把黑旗營的老鄉，看成了怕見官人，沒見過世面的人了，告訴你，已經說在頭裏，黑旗營出了名的糞叉子楊，專收拾小賊，你是賊頭，還敢冒充官人，你給我躺下吧。」話聲中，這把糞叉子猛往起一掄，給他自己頭頂上一個盤旋，往下一落，身形隨着往前一竄，這條糞叉子，悠的一下，向這個大班頭袁秀峯雙腿上擡去，這一下子式子還是真疾。

袁秀峯決沒想到一個鄉下人敢這麼橫，趕緊的一個旱地拔葱，聳身縱起，向旁竄出去，口中却喊着：「好大胆的老狗，定不是好人，你們還不動手鎖他。」果然那兩個假扮鄉下人的，一個從腰間撤出一條七節鞭，一個甩出一條鐵練子，這兩個人猛往上一撲，那個提鐵練子的，雙手握緊練子頭往上一抖，手法真是嫻熟，照著這個老頭子頭上

套去，那知道這個老頭子沒見他怎麼施展，身形倏往後一棍，糞叉子往起一揚，嘩啦一下鐵練子正套在糞叉子上，那個使七節鞭的先前還沒敢動手，此時口中喊了聲：「好大胆！」往前一上步七節鞭照著這個老頭子的胯上砸去，可是這個老頭子口中喊著，「糞叉子不能給你，好厲害的小賊。」這個老頭子，糞叉子猛然向起一抖，懷來縣這個伙計這條鐵練子，竟是被奪出去，這個老頭子猛然把糞叉子一甩，嘩啦一聲，鐵練子跟七節鞭砸在一處，使七節鞭的哎喲一聲，七節鞭出手虎口手指全帶了傷，這一來這個大班頭袁秀峯，已經看出這個老頭子手底下分明是有功夫了，立刻從腰間撤出一條練子槍，口中更喊著，弟兄們趕緊動手，這個老東西敢行凶，一定是逆黨。」

這時從東西山坡，一連就竄出五名懷來縣的捕快，各自亮了傢伙，從兩邊山坡上大石堆樹林子後，嗖嗖的全竄出來，全往山這邊撲過來，這時這個老頭子，口中在怪喊著：「了不得了，老鄉們，這有匪了，你們還不抄傢伙等什麼，來晚了，我老頭子可就完了。」這個袁秀峯一撲上來，這條練子槍喇喇的一連就是三招，可是這個老頭子，縱躍閃避，手中的糞叉子還是舞動起來，專往袁秀峯的練子槍上硬碰，袁秀峯這時又有些迷離不解了。

因為看到這個老頭子，糞叉子上所使出來的招術，完全是燕稼把式，大外行，可是

自己手底下這條練子槍掃、打、纏、拿，一連四五招，不止於沒沾到他身上，反而險些被他的螞叉子崩飛了；老頭子是一邊招架，一邊往後退，此時這個黑旗營山口兩旁，草房內，籬笆圍內，已經全竄出人來，有的已經在高喊著：「吾們別含糊了，楊大爺，可叫匪圍上了，拉傢伙上啊。」這種喊聲是一個接一個，立刻就有一幾個年青的莊稼漢子，各抄起木杠、鋤頭、螞叉子、木銼，一齊從兩邊山坡上往這邊撲過來。

就在這一陣嘩亂之下，伏守在東北崖頭的韓三順，跟柴守信，金四義，此時已經看到下面的情形，柴守信向韓三順道：「韓三爺，這個老爺子究竟是什麼人，我看他手底下非常高明，懷來縣這般捕快們非吃大苦了不可了。」韓三順哼了一聲道：「豈止吃苦子，夠他們溜的，你不認識，我還真想不到這位老爺子，居然敢跟懷來縣的官人們，挑起簾兒來幹，這就是十幾年前在吉林省很闊過萬兒，你可聽說有個鐵棍無敵楊大荒，就是他。」柴守信，金四義，他們雖則在梨樹坡也是住了多年了，並且歸附到白山劍客門下，爲他效力，這一帶論起來全是自己人，可是絲毫不知道黑旗營這裏，竟是這位武林老前輩主持著這一帶，因爲白山劍客自瑄，領率著一般塞外健兒，行俠作義，可是他決不是沾名釣譽，揚威立「萬」之流，所以他這關東口北有這麼大力量，在外邊是一點聲氣沒有，銷聲匿迹，像梨樹坡，崇松崗，黑旗營，這些個地方，全是隸屬在

白山劍客麾下，可是平時他們決沒有聯絡，誰也不認識誰，並且這幾個地方，各有他們生活之道，種山地，養牛羊，採伐林木，打獵保鏢，全是從正道上謀生活，沒有事的時侯，任何人也看不出這幾個地方，全是寄身草野，隱迹風塵的關江湖人物，一旦用著他們，是各有各的力量，所以柴守信，金四義決不知道黑旗營主持人就是當年威震關東的鐵棍無敵楊大荒。

柴守信，金四義同時呀的聲，全是十分驚異，柴守信低聲問道：「原來這裏竟是這位老前輩，怎麼連我們梨樹坡的莊主飛虎黃謙父子也全沒提過此人，當年這位老前輩一棍掃飛狐口，力劈小霸王，單身入虎穴，一夜定恆山，」那是多大的萬兒，這可該著懷來縣這一般萬惡的官人們倒運了。「柴守信剛說到這句話，這個韓三順突然往起一長身，雙手一按崖頭的一下，竟從柴守信，金四義兩人的身上橫竄出去，柴守信，金四義一看韓三順這種舉動，就知道他是發現了敵人了，兩人趕緊也往崖下退，此時那個韓三順嗖的一連幾個縱身，已經向東竄出十幾丈去，他往東邊這片山崖下一落，突然又往回一縱身，身形又退回來，往山崖下一片茂草間一縮身，口中在發話道：「什麼人？」在韓三順的話聲中從小樹的後面竄出一人，一邊往外竄著，在招呼道：「送禮來了。」這個人從樹後一竄出來。

柴守信，金四義已然看到，從小樹林裏竄出這個人，左肩頭抗著一捆糞叉子，右肩頭抗著一個包裹，更有好些頂大草帽子，他往小樹前一落，把糞叉子草帽子包裹全往地上一拋，向韓三順招呼道：「韓三爺，我真想不到你們竟會跑到這個套口這裏涼快來，險些叫我誤事，我認爲你們從東邊那片山頭竄出去，往黑旗營的套口東，趁亂往外闖，我還真擔心你們真要是那麼走，就上了這羣猴崽子的當，活闖王金兆慶跟他手底下幾個得力的伙伴，全埋伏在黑旗營山口兩旁的山壁上面，只要從東邊一淌過去，被他們堵個正著，韓三爺快著點，熱熱鬧鬧的幹一下，不好麼，換行頭，抄傢伙，一齊的上，別含糊了。」

柴守信，金四義此時也趕到近前，看到跟韓三順說話的這個人，年紀就在三十多歲，生得面如鍋鐵，黑中透亮，韓三順這時扭頭向柴金兩人招呼道：「二位師傅，你們快著點，招呼陸老師，他們趕緊的來，叫他們換行頭，闖山口，沒有耽擱的工夫了。」可是韓三順跟著向這個黑大漢道：「朋友，你認識我，我却不認識你，韓老三真有點臉眼了，朋友請你報「萬」也好招呼」。這個黑大漢道：「沒有工夫多敘話，裴李達下雷糞叉子楊的麾下。」韓三順道：「下朋友，別取笑，我們不敢那麼稱呼，楊老前輩。」金四義已經很快的向套口那邊竄過去，招呼陸萬川，秦佩，顧信斌，這羣柴守信向前拱

手招呼道：「這位朋友，是卞老師，我柴守信倒聽我們莊主說過，朋友的大名。現在山口那邊，已然動了手，請卞師傅明白指教。」韓三順趕忙替這個賽李達答道：「柴師傅，不用多問了，卞朋友帶來這些行頭，還不明白麼，叫咱們這幾個人，完全歸入糞叉子隊，出套口，硬闖黑旗營，快著點，別叫楊老當家的笑話，我們沒見過陣勢。」此時金四義已經把陸萬川，秦佩，顧倩娥從套口那邊招呼了來，金四義已經告訴了陸萬川等，黑旗營這裏隱迹著一位武林前輩，就是套口外已經動手的那位老人家，他就是鐵棍無敵楊大荒。除了顧倩娥不知道這個人，陸萬川，秦佩全是十分驚異的，跟隨金四義緊跑到小樹林前，柴守信那裏已經換上一身莊稼衣服，不是車把式的打扮了，現在也實在沒有遲疑思索多說話的工夫，全是趕緊的各抓起衣服來，穿在身上，把大草帽子也全戴上，每人是一條糞叉子，顧倩娥他穿上這身衣服，戴上這頂草帽子，自己看著幾乎笑出來，衣服是又肥又大，又髒又舊，穿在身上這份難看，更提起一條糞叉子來，真個是怪模怪樣。

韓三順却向這個賽李達卞雷道：「卞朋友，韓老三可使喚不慣這種傢伙，並且我還

有六匹牲口得帶出去，朋友只有請你把他們帶著，闖出套口，韓老三可要先走一步了。」

韓三順決不等賽李達卞雷答話，他一擰身，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一直的斜向西南如飛

而去。這個賽李達卞雷，望著韓三順的背影自言自語道，這個傢伙，真有這麼好的一身功夫，真怪黑松崗比誰全能立功效力呢。話聲中這個賽李達卞雷伸手抄起一把糞叉子來向眼前這五個人招呼了聲，朋友們多被點屈，楊大爺叫朋友們這麼受委屈十分抱愧，朋友們隨我來，他頭一個順著東邊山崖下一直往西直撲老龍套口，柴守信，金四義，陸萬川，秦佩，顧倩娥，這五個人緊隨在這個賽李達卞雷的後邊，來到老龍套口，可是這個卞雷他往套口旁石壁上一站，向後面的人一揮手，示意大家不要往外闖，柴守信站近他身邊，卞雷道：「柴師傅等一等，我們的頭兒跟這夥萬惡的東西講上價了，兩個黑紫臉的高大個兒，就是那個北京城軍機大臣那中堂手下的死黨，活閻王金兆慶吧，我們除去認識懷來縣的捕快，這些東西一個不認得，還是我們伙伴中過去在奉天一帶見過他，他是脫了賊皮披上官衣的拉大幫的匪首，是不是？」

黑 森 林 還 珠 樓 主 著	一 已 出 十 一 冊 每 冊 五 元 全 角	塞 外 驚 鴻 鄭 證 因 著	已 出 四 冊 每 冊 五 元 全 角	烽 火 忠 魂 鄭 證 因 著	一 每 冊 四 元 全 角	烏 龍 山 鄭 證 因 著	已 出 二 冊 每 冊 五 元 全 角	白 雲 窩 翟 潛 息 著	已 出 四 冊 每 冊 五 元 全 角	一 三 集 每 集 五 元 全 角	劍 門 集 五 元 全 角	上 下 二 冊 每 冊 五 元 全 角	基 礎 一 冊 五 元 全 角
--------------------------------------	--	--------------------------------------	--	--------------------------------------	---------------------------------	---------------------------------	--	---------------------------------	--	---	---------------------------------	--	--------------------------------------

一九五一年五月

塞外驚鴻 第四集

著者 鄭 證 因

出版者 新風書店

上海新大沽路506弄96號

經售處

育才書局 百新書局 正氣書局 勵力出版 廣文書局 匯昌印書 元昌印書

外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